


宗忠簡公集

附辨譌
考異





宗忠簡公集

附辨論考異

J
17.8
1933

宗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公簡忠宗

異考譌辨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宗

澤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館

嚴

宋宗忠簡公集目錄

卷一劄子 狀 咨目 疏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條畫四事劄子

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信王咨目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條畫五事疏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乞都長安疏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乞回鑾前後計一十八疏

合卷二還闕二表乞回鑾四表所謂二十四疏也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卷二表

賀康王卽位表

聞車駕還闕賀表二

乞回鑾表四

遺表

謝親札令縱遣敵使表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謝降詔獎諭表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謝出榜諭都人表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

謝賜對衣鞍馬表

謝宣諭并賜茶藥表

賢樂堂記

義烏滿心寺鐘樓記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宗汝賢墓志銘

葉處士墓志銘

陳公墓志銘

陳評事墓志銘

卷四書

求教書

上鄭龍圖書

上王提刑書

上李丞相書

與總管趙野約入援書

與宣撫范訥約入援書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書

卷五賦 詩五古 五律 五絕 六言 七古 七絕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古楠賦有序

東上辭松楸

感時

謁華嶽

雨晴度關二首

過潼關

題驄馬瘦

題盤豆鋪南李翁園

題趙園

道逢散卒述懷

曉渡

華陰道中

至洛

華下

馬上口占

蚤發

卷六雜文

寧國長老語錄序

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題珣師休牧軒頌

告金天廟文

請寧國再開堂疏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爲華州延請晝老疏

千手眼大悲偈

覽鏡偈

盧行者偈

佛說偈

卷七

遺事

重刊宗忠簡公集序

婺州爲人才之藪。或以文學著。或以道學傳。靈淑所鍾。後先輝映。而其間功名氣節。赫然爲吾郡千秋光者。尤以宗忠簡公爲第一。公豪爽有大志。會朝廷遣使結女真夾攻契丹。喟然曰。天下自是多事矣。爰從康王起兵。威聲大著。金人憚之。呼曰爺爺。嗣康王卽位於南京。公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先後二十餘奏。爲汪伯彥、黃潛善所抑。未得竟其設施。遂以積憤發疽。三呼渡河而卒。公一生事業。備載史書。千百年來。猶凜凜有生氣。豈僅以文章顯哉。是集也。公子孫之在義烏者。實梓行之。咸豐年間。粵賊竄浙。版被燹蕩。然無存。同治乙丑。余游皖。吳竹莊方伯。以新梓宗岳全集見贈。鐫刻甚工。己巳春。余彙刻金華文萃。因舉忠簡公集七卷。悉心校閱。付之手民。卽以吳刻爲藍本。而採取諸家之說。另纂辨譌考異一卷。以證異同。嗟乎。士大夫坐論匡居。未有不侈談經濟者。乃處則純盜虛聲。出則驟膺變故。茫然喪其所守。是雖著作等身。亦不過欺人語耳。故必於君父之大節無虧。然後可垂於不朽也。讀斯集者。以此意求之。則忠孝之心。必有油然而生者矣。同治八年夏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忠簡公集卷一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某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年。豈謂仇方橫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仇方將自剿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無資緣可回。仇方愈熾。亦無因緣而亡。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某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尙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是五者。甚易知易行。然歷世莫能知能行者。繇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僞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以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圖無疆。今勢孤危岌嶮如此。某願大元帥大王左右。嘗膽不忘在濟時。夙夜羹牆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仇方雖熾可剿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條畫四事劄子

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己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善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仇方橫肆兇暴。侵犯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于應酬萬幾。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皋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于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縫變理。鎮撫表正。但仰成於朝而已。高宗得傅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于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驗。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

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弗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浴室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儉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尙恐不至。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纊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聞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卽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閒不容穰。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炤。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祗思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旣拙直。勢甚孤危。

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祐。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悃誠。言不盡意。

奉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瀋。等處。見有敵人占據。今又分留敵馬於洺州。四向劄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卽彼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爲備禦。未易可居。臣爲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卽一面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爲久遠利。若敵勢厚重。不可施行。卽其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豈易棄哉。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繇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爲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爲意。今更沿襲不習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茶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准降到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鑒。茲叶寰區之願。實繫宗廟之依。豈謂隆謙。未蒙昭允。竊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然後上下孚。必信賞必罰。然後小大服。深惟軍國之重。可虛宸極之尊。二聖播遷。羣黎翹佇。念祖宗積累。垂無疆燾養之恩。而仇方貪殘。起不測侵陵之變。有疎早悟。遂致稔姦。雲甲霜戈。共力追於朔野。天旌龍馭。期早復於皇居。然推戴有繫於人心。況寄託已彰於天意。尙稽獨斷。曷慰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光明之業。以智勇之略。弭

變亂窺竊之風。鞏固洪圖。措安大器。不得已臨蒞。赫乎羣目之瞻。惟式克欽承。亶乃萬方之聽。某等無任
祈求懇切。俟命之至。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契勘張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陰與敵結。凡事未可容易憑信。某十日前。因與汪
元帥咨目。乞密稟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浹閒。便可綏定。一京城是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地。二道路
取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三臨下流諸處。漕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寧屯兵爲嚴守計。五可斷北來餉道。敵
雖稔姦。當自破滅。卻令某統領見所管諸處節制人馬。盡數前去京城十里以來劄寨。齋大元帥榜文。敘
哀痛懇切。未忍遽歸。瞻望宗廟朝廷。與省府舊官閭巷父老相見。哽噎眷眷之意。觀人心後。佇懇切。然後
按轡徐行。庶爲萬全。不至落敵姦便。某下情不勝瞻慕之至。切望哀亮血誠。早賜施行。

信王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呈領尹元帥延康台座。春和伏惟輔國宣勞。神相忠勤。台候多福。某切以國家多艱。金人
入寇。兩犯京城。劫遷二聖。下及血屬三千餘口。長驅北去。某到慶源。遽謀逃竄。得敵中忠義數人爲力。遂
脫羶網。今具河北事宜利害。敷奏聖上。竊恐姦臣賊子。障蔽難達。某素知公梗概。敢爲竭節報國。遂再具
奏。煩公多方繳奏。使之得到御前。得兵速至。不勝萬幸。自餘更冀上爲廟朝。倍保台重。前膺大拜。祝望之
至。不宜。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建炎元年六月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載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以仇方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攻討。其閒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仇方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仇方之能也。皆繇無誠實之士。鼓倡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付與仇方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敵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仇方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語。但以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沈鷺。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與親王無辜之民。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卽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剿絕。以正彝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卽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遂逐當世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仇方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

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仇方。奉使之入。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
寃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卻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
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仇方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訐謔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
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
邪之臣。尙狃和議。惶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
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械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
切之至。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屏愚。誤膺簡記。但思瀝竭。知無不爲。凡所敷奏。仰干天聽。過蒙採納。委曲俞允。臣非木石。豈不知
感。但有經從三省與樞密院事。百端阻抑。幾不可行。臣欲隱忍不言。首鼠承稟。切慮事干國體。臣雖萬死。
奈宗廟朝廷。天下根本。與數百萬生靈何。臣所管留鑰與畿甸事。所繫實大。願陛下憐憫孤忠。毋以近言。
惶惑聖聰。臣且以近日三省樞密院戒約之文。臣有五疑焉。器甲械用。納襖襖衫兵幕之類。皆椿管準備。
不得擅有支遣。今遣將出師。此是軍中合用之物。不可闕誤。而先行椿管。不容支遣。此一可疑也。臣近召
募人於四城割寨。爲守禦之備。今承問所召募之人。係是何等色類。如此則古人使貪使愚者。皆不可憑
信矣。二可疑也。臣爲見尋常防河。只以數千卒伍。沿河分布。敵有數騎侵犯。卽奔走潰散。不復支吾。臣今

合京畿十六縣。內有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管四里有畸。各令開河。闊一丈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珠。割寨。敵有侵犯。併力禦之。已蒙聖慈。矜允行之。亦似允當。今樞密院行下約束。只令依倣陝西。以三七分爲率。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錢。陛下念畿縣居民。例遭殘破。平時保甲。十亡五六。若止用此。其實無幾。況重遭傷殘之餘。勞來安集之。猶恐散去。又烏可以助軍錢。使之速去耶。此三可疑也。今歲守禦之具。與城池之備。雖已粗辦。尙多鹵莽。未能如舊去處。必須曉夕修造。補葺繕備。今三省樞密院。指揮諸場庫務。如修城造器械。見僱工役。不令支錢。今修城雜場。與軍器監入作司。皆縮手無所爲。此四可疑也。夫人之情。無大小。無貧富。靡不懷鄉土。顧妻孥。戀墳墓。舉千萬人。貌雖不同。情卽皆一。歷世聖王。所以成天下之大順。而得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以能順人之情而已矣。臣伏想陛下。貔貅扈從。億萬之衆。多西北人。陛下無偏聽三四重臣之言。試廣詢僉同。叶從之輿論。斷自淵衷。以決行幸。臣竊見僕射黃潛善。樞密汪伯彥。張懋。皆無遠識。見無公議論。偏頗回通。惟富貴是念。朝入一言。暮入一說。皆欲贊陛下南幸。此五可疑也。伏望聖慈。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早賜睿旨。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臣昨奏乞修寶籙宮。爲淵聖皇帝他日涖止之所。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知孝弟。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弟於淵聖。則天下莫不欽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面勢暈飛。孔安如舊。將

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下預勅有司。洒掃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蒞止之處。臣欲乞修寶籙宮。改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弟於兄也。推而行之。薄海內外。父子兄弟。兄弟。黎民不時雍。而萬國不咸事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乞都長安疏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年。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康初年。金人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續承大統。卽位南京。顧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幸也。時金人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舊染未俊。包藏不測。固將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切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號四通八達之郊。舟車輻輳。民物浩穰。方天下無事而居之。實爲萬世之長利也。今仇方猖獗。動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旣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臨清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並進而深入。擣得金人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人必不能西向潼關。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旣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建炎二年四月

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緣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之衆。

侵犯中國。竊見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唇齒兄弟之邦。偶被金人殺鹵。忿怨不已。止緣勢弱。未繇報冤。今若復約盟會。使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以措置影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遽效命。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庶乘機併力。賊勢可分。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今繳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知開封府通前
後表疏係第一次奏請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知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行者。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澀誠感之。不旬浹閒。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燦謀。斂迹遁去。其閭巷閒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復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愾。臣每聞王畿內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俟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誠。

再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後
表疏係第二次奏請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為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

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功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倡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仇方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不勝涕泣痛恨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
後表疏係第四次請

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於汴。肇造無疆。膺大歷服。因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憑仇方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

應天順人。續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抃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卽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遞相鼓扇。聞諸州縣。閒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蹂。弗奠攸居。茲無他繇。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姦謀。預圖遷幸。使狡獪贊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罔循跼蹐。有闕文以歸咎。以操耒耜。鑄劍戟爲農器。思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勅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尙何彘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顧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狗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五次奏請

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滂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竭蹶。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湛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尙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

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畏避賊虜之言。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成血誠。言不盡意。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六次奏請。

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觀國家嘗變更三舍之法。以取士。意謂臯、夔、稷、契。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僊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譎怪。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淫矜誇。蠹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敵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為歌頌。以叨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被罪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岌如是者。盡繇姦邪。儉人。鼓倡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牆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諂佞。動為身謀。翁翁訛訛。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狂類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怙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

心。剿絕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爲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泣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七次奏請。

伏觀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收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唯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尙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有仗。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走計爾。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爲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閒。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卽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卽勸幸成都。

惟寇準毅然關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願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帝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以迎奉鑾輿還都。臣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喋血北廷。非特生縛其帥。直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爲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心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爲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爲國。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八次奏請。

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厲不解。增築開濬。起造輯理。皆就緒。浸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鎗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又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把截探伺。次第仇方畏讐。已不敢輕動冒犯。自速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已忻悅。救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願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此緣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矣。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填溝壑。如生之年。

死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爲名。輕去其所。舍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徜徉道路。於偏僻州軍爲朝覲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卽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聞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顙顙。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戀戀。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流不冰。惟陛下斷自淵衷。無惑辟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一次奏請。

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迺者親降詔書。卽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感。何外敵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尙未聞千乘萬騎。涓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炤。洞見安危之幾。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敵。敵勢窮窘。不知所爲。此天亡

敵寇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問，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閒不容穗。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聽，未卽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埽盡邊塵，蒼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己。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二次奏請

臣聞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溥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寶緒。天下之人，竭蹶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旣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後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閒，詔勅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強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爲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懷，四彝凶殘，必滅心燦謀，以就殄滅。尙何惡之能爲乎？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五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搔擾，百姓扇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

給使諸大臣中。雖有旱、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意。不可憂思爲計。而信憑邪佞。自爲身謀者之語。早勅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爲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爲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奏係第十四次奏請。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仇方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卽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髻鮐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祚明德爲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鬩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敵人圍閉。

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爲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飢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滿溝壑。強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肆橫。仇方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北敵。雖爲髡頭編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黔其面。爲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黔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顛顛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入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釋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五次奏請。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

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逢迎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後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仇方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仇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六次奏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爲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北渠過河。捍蔽滑臺。而敵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

乞出給榜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埽蕩仇方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金人滅亡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滅北寇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敵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儉小人自爲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爲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爲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爲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爲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金人之猖獗不忍爲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醜類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早復之臣今遣僚吏呼延次外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

乞回鑾拜罷習水戰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七次奏請

臣得范瓊書敍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爲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在四彝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模子子爲偏霸之事乎茲豈儉人之欲虛張敵勢

以爲可防不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爲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忻悅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丕承。則兆民浸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外裔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尙緩還期。見中外播聞。愈自懾怯。則萬國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整束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奪羣黎百姓。齋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次奏請。

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閒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卽日命恂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了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剿絕敵寇。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遙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尙何盜賊戎敵之足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
係第二十二次奏請

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敵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為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支河。皆已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北敵。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謂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洒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為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息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詣維揚奏請回鑾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
係第二十二次奏請

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言。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迹槩之。了然區分。如辨墨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不義之士。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仇

方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厲。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諸后山林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敵資。椿器械以爲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敵也。掎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老孱懦。爲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府事。臣砥礪瀝竭。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愠。體天地之大德。覆護。曙日月之大明。炤臨。臣與血屬。當膏砧斧。齧粉萬狀矣。尙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

乞回鑾疏建炎三年五月通前後表
疏係第二十三次奏請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埽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夜俟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月。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懇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用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構好之舊。令出兵攻仇方之西。又復遣官從閒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陟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繇滑瀆。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仇方勢必孤弱。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隸。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仇方之首。食仇方之肉。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閒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筴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燁。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

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

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四次奏請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宜王北伐之事。蓋彝狄以弓矢馬騎爲先。而當六月敵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獫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瀋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與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虜人駭聞。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訶擊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

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眷佑。爲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敵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人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日征日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踰時。終致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仇方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卽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贍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晉東遷。旣覆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旣自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之心。褫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爲忠爲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感憤激切之至。

忠簡公集卷二

賀康王卽位表

二聖蒙塵。乾坤改色。萬邦僭后。天日宜臨。亟回謙避之誠。丕慰顛昂之望。人神胥慶。彝夏聳傳。臣中賀竊以大宋之應天順人。太祖之創業垂統。凡奕世盈成之嗣。皆挺生睿智之姿。其所以繼繼繩繩。莫匪乎兢兢業業。浸久太平之習。稍忘禦侮之圖。顧大臣熟此燕安。致黠鹵抵滋猖獗。信和盟之妄議。墮邀劫之姦謀。人咸哀痛而籲天。士欲奮張而盡敵。然萬方之是賴。須一人之作猷。果下恤於蒸黎。允上符於穹昊。恭惟皇帝陛下。稟虞舜之大孝。體周文之小心。既不得已而有臨。宜大有爲而無倦。如陽方復。萬物自春。似日初升。九幽洞炤。嘉靖中興之事業。戡除外侮之兇殘。俾乎於休。以永至治。臣茶然朽質。偶此熙辰。屬總師徒。進臻河朔。慶雲龍之會。阻陪鳴玉之班。依日月之光。第切傾葵之望。臣無任云云。

聞車駕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九次奏請

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肅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浹中天之氣。里閭喜悅。如嬰孺之將見慈親。道路光輝。若翳蠶而忽瞻白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中謝竊以列聖格言。先正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匪殊。但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自然天下能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密韜神武之機。獨幹乾剛。

之斷。整齊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鮮。預想屢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之休。昊穹降福。以穰穰。寰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彝蒙風驅電掃之威。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駿奔。而忭舞。寰區謁厥以欽承。臣無任云云。

聞車駕議還闕賀表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次奏請

恭膺明命。肅詔回鑾。下蘇後后之情。仰對在天之意。蔥蔥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遠猷。駿惠大一統之盛。佇觀不應。聿享咸寧。中謝。竊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並據本根之地。宏施實德之風。宅四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眞主曩緣辰告。暫聽時巡。知人久戀於睿慈。聚議獨形於英斷。欲繼志而述事。遂幹乾而轉坤。時方奉於詔書。顧忽聞於雷震。是天喜悅。爲人音聲。想衆懽呼。應時舞蹈。河伯安流。而迎駕。雨師灑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攜於壺漿。父老願平治於道路。里閭皞皞。田野熙熙。收兩河山寨之心。鎮遠徼彝人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赦。滌舊染以維新。款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如在。憂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疆。惟恤。臣無任云云。

乞回鑾表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三次奏請

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勅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啓沃君心。箴規政闕。矧荷聖神之知眷。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冕旒之聽。中謝。竊以天子居九重之奧窔。非務蒙塵。京師爲諸夏之本根。當思奠枕。倘值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機。或輕萬乘以遠巡。致駭四方之羣聽。則

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浸微。實乃商鑒之可擬。越自運啓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里之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曷見六龍之遠御。曩值澶淵之寇。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異議。星奔一蹶。膽落四彝。豈圖姦蠹之擅朝。繼被仇方之猾夏。二聖旣以北狩。中都幾至內訌。所幸人無離心。市不易肆。日俟眞人之繼統。心傾我后之來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悔禍。皇帝陛下。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續璇圖。增光火德。親屈鑾輿。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殄滅蕞蕪。然行在久留於別都。清蹕未回於魏闕。逆徒尙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似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實爲兩河之盛彊。前自敵騎長驅。列城畏遁。獨懷忠憤。糾進義兵。力抗賊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睽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尙闕庸公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倘敵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置留司。茲緣密託於雲天。偶遂救寧於畿甸。遽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願罄孤忠。冀回淵聽。昔奉春委輅建策。猶止洛陽之都。張禹驛馬抗章。尙返江陵之駕。矧丁聖世。曷愧前修。伏願陛下。秉虞舜察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輟巡南服。回駕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溥率雲霓之望。則人神悅豫。彝夏謐寧。邊陲指日以肅清。盜賊不令而衰息。咸資睿斷。用杜危機。瀝悃扣關。罔避龍鱗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願俯徇於愚誠。誓益堅於忠報。臣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三次奏請

臣言。今月二十四日。準范世延等齋降詔命。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薦瀆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睿眷矜憐。特賜回鑾之詔。愚忠戀慕。愈增後后之誠。中謝竊以萬乘來歸。六龍扈從。兩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流。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皞皞。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幹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蔥之氣。雍容對越。駿惠緝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所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祚應天。時巡淮甸。備歷艱難之事。盡曙勤儉之風。謂京師爲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茲俄奉於詔音。衆但知於抃舞。願陛下繼志述事。整頓萬幾。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叢彝之窟。保全疆場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八次奏請

臣言。屢奏囊封。疊千宸辰。聖主未頒於明命。愚臣敢避於嚴誅。謹據悃愾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休。中謝竊以京師是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疎。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繇勤王者弗恤。與救駕者靡憐。贊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贖壻與子。欲棄中原。百爲祇肆於誕謾。一事罔繇於誠實。迹狀如此。

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人自勉。勉以來王。天亦穰穰而降福。恩霈端門之赦。歡收寰宇之心。俗既遠罪以歸農。敵亦望風而遁跡。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繇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臣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九次奏請。

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鑾。故老臣再瀝於血誠。願聖主早形於睿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中謝。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藝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大勳。列聖所以繼繼繩繩。諸福所以穰穰簡簡。實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續承寶緒。紹述不圖。當奄九有而有爲。體三無而無外。奈有姦臣之臆說。與憑仇方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來勤王者使去。義夫之鯨救駕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駐蹕於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鬱而籲天罔聞。致猖狂而遷善無路。果還法駕。大肆鴻恩。人當澡雪以歸農。敵亦遁逃而屏跡。遙追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炤臨。應祖宗之保佑。一人有慶。庶績其凝。臣無任云云。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心期許國。每輸扶廈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中謝。伏念猥以

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羈窮之際。付以寇敵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跡。寇攘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仇方。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北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黽勉惟多。回視頽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尙扶病以治事。敢愛己以顧私。陰陽之寇游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尙貽千古之差。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屬臣之子。記臣之名。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顯昂法座。無繇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宸扆。臣無任云云。

謝親札令縱遣敵使表

建炎元年八月
開封府日

懷柔遠人。親灑宸翰。旣哀矜於外使。復肆宥於愚臣。仰承曠蕩之湛恩。但增感涕。恭俟煢煌之法駕。早賜回鑾。中謝。伏念臣垂釣涓濱。耦耕莘野。居厲舉毛之志。誓端造膝之誠。斷斷無他。皇皇有素。偶承宣於滄水。辱顧盼於潛龍。依日角之炤臨。見天顏之咫尺。恪據情悃。瀝竭論思。願戡外侮之艱難。力助中興之事業。曩聞敵使。祇齋僞楚之書。因憤戎心。失奉本朝之意。是藉口以覘虛實。欲合衆以苟侵陵。實不憤於誕

謾遂乞收於囹圄。庶全國體。以燦姦謀。豈敢涉於自專。乃上貽於北顧。恐懼承旨。倉惶改圖。文列雲漢之昭。回精神滉漾。筆現奎躔之赫奕。耳目疏通。旋收錯愕之魂。仰認撫綏之意。更聽警蹕。永保生成。臣云云。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建炎元年八月

猥叨眷獎。併冒寵光。分內府之衣而副之兼金。出上廐之馬而飾以華較。曳婁知感。負乘增羞。伏念臣濫中儒科。汎駕仕路。偶緣遭遇。洊被使令。縈帶爲城。本無善策。下車搏虎。徒有壯心。雖殫犬馬之勞。曾乏絲毫之效。敢圖異數。誤逮孤忠。不稱身章。尤慙蕃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之健。躬攬萬幾。合日之明。光被九有。察臣腹心忠義。曲賜顧憐。知臣蹤跡羈單。每加覆露。故令衰朽。亦玷恩榮。臣謹當克勵庸庸。勉效綿薄。雖逼桑榆之景。敢渝金石之心。知無不爲。深戒容身之計。老當益壯。永懷報主之忠。臣無任云云。

謝降詔獎諭表

建炎元年八月

守麟符之兩月。方懼罔功。下漢札於九天。遽叨眷獎。恩言曲逮。俯已增榮。中謝竊惟京邑衆大之居。實爲諸夏本根之地。封畿廣遠。民物浩穰。豪彊萃聚。而彈壓當先。姦伏紛拏。而發摘匪易。比在熙平之盛。尙稱綏撫之難。況當兵火被毒之餘。繼以府治曠官之後。閭閻彫弊。綱紀隳頽。凶殘罔畏於明刑。掠奪公行於白晝。仰勤憂顧。誤被束求。而臣學昧知方。器非任重。徒抱孤忠而許國。妄期薄效以報君。初抵都畿。首獨宿蠹。鉏耨姦暴。剪蕩寇攘。良民獲奠枕之安。昏夜罕鳴柝之警。悉奉行於條詔。偶坐格於謚寧。陛下憐臣帥府參籌。叨塵簪履之舊。念臣神州領尹。相宣犬馬之勞。特陞祕殿之隆名。仍畀留司之重寄。深虞尸素。

仰玷倚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柔如神之智。以臨炤百官。體逮下之仁。以駕馭羣俊。彰德非專於爵賞。念功思奉於綸言。冀風勸於臣鄰。俾日新於事業。致茲庸陋。獲預寵褒。臣敢不祗服訓詞。恪司管鑰。金城雉堞。嚴守禦以增崇。甸服田疇。咸勞來而安輯。經費務先於實粟。練兵敢怠於防秋。預畫事宜。悉符告戒。刻宸章於琬琰。式昭天府之榮觀。傳寶訓於雲來。永侈老臣之知遇。更殫九殞。少補萬分。臣無任云云。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建炎元年十月

星使自天。玉音在耳。恭被聖神之賜。頓增畿甸之光。臣固衰微。倏望天顏於咫尺。人咸慶抃。願隨獸舞以駿奔。感戴而思涕淚以血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恭儉憂勤。稟天縱之多能。亶日新之盛德。整淵衷之孝悌。思沙漠之父兄。天鑒昭回。必助恭行之罰。人心激勵。盡懷敵愾之誠。因矜浩穰之都。遂遣皇華之命。里閭見九天之輶從。競夾道以焚香。父老聞萬歲之歡呼。但吞聲而飲泣。伏望陛下。誕宣溫詔。早勅回鑾。庶寬大旱之望雲。式慰調餓之念食。卑誠懇切。輿論傾依。臣無任云云。

謝收捕開封府稱御前牧買珠玉仍出榜告諭都人表

建炎元年十月

基王化而宅域中。端臨萬國。躬儉寶以先天下。懋迪羣黎。宸翰誕頒。民風丕變。朝野識德意之所嚮。邦家知泰階之可期。伏讀訓辭。第增感涕。中謝恭以治自近始。化繇躬行。儀倡肇黼辰之嚴。視聽徹要荒之表。好惡所示。治忽可稽。弗剪茅茨。堯俗於變。躬履革烏。漢治勃興。深惟治化之端。實以樸儉爲本。恭惟皇帝陛下。秉德紹統。建極御圖。誠意正心。以齊家國。復樸敦本。以律士民。念國步之猶艱。慨民俗之浸靡。克勤

克儉去泰去奢屏服用玩好之奇聚左右圖書之富申嚴厲禁豈特卻璀璨之珍昭示儉純蓋將揚絲綸之化農知重穀而力穡士知守義以遵繩革蟬螭之僭奢成行葦之忠厚一人表正四海風傾臣猥以菲才誤膺繁使惟知樸直以報國不敢偷薄以示民仰聖訓之丁寧激孤忠而抃躍臣敢不播揚純儉之化恪遵禁令之嚴一道德以同風冀追太古修政事而攘敵行見不平臣無任云云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

建炎二年二月

祕殿參華文階序進繇被湛恩之厚摩容瀝懇之辭荷寵若驚撫躬增愧中謝竊以真皇御宇之際景德紀年之時將優待於近臣乃肇修於新職學士有資政之號朝廷爲盛事之傳舉茲以旃名稱至重若樞廷之均逸始獲新除非丞轄之辭榮未嘗輕授豈意衰遲之跡亦叨超躡之恩伏念臣天賦樸忠人推愚直方帥幕宣威之日嘗贊運籌暨帝暉繼炤之辰誤蒙序爵興言遭遇良劇兢凌俄分青社之符旋拜夷門之命就司留鑰俾衛上都初無槩木之先容實出冕旒之獨斷忠懷子翼不忘河內之孤功謝鄴侯豫謹關中之守深慚么廢曷副使令敢圖繼被於褒章濫賜比蹤於前哲顧惟宿姦之讒箭無以中傷乃如大佞之笑刀莫能潛害爰念保全之德每懷補報之恩敢望崇資游加朽質循牆欲避渙汗難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性仁湯文義洽慶賞刑威之馭衆尤先崇德而報功聰明睿智以臨人固不泄邇而忘遠宜收簪履用慰桑榆光華顯設之榮恐懼褒優之過臣謹當堅持晚節愈激懦衷讀回鑾之詔書但形鼓舞感懋官之德意誓竭靡捐臣無任云云

謝賜對衣鞍馬表

建炎二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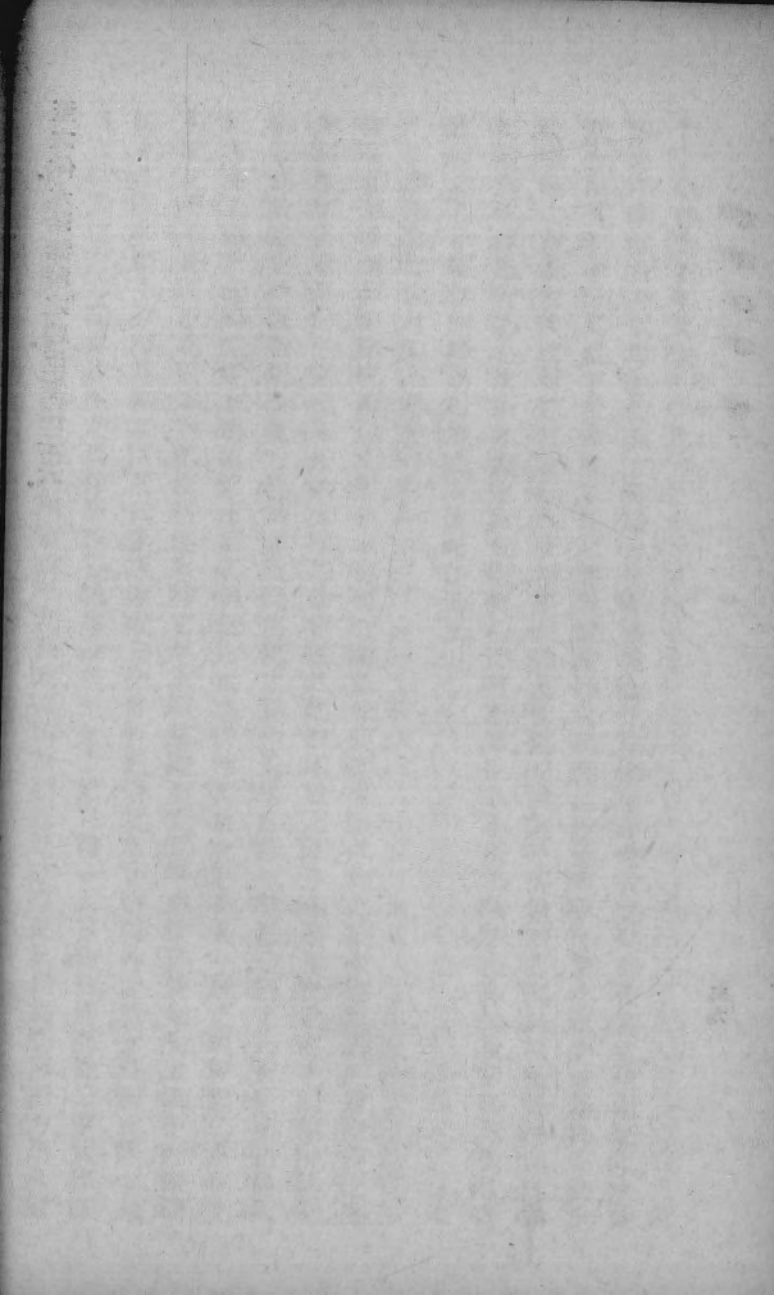
服思不稱。始貴身章。馬志無疆。方爲駿骨。況帶兼金之飾。而鞍如華較之榮。仰荷寵私。倍增慚惕。中謝竊念臣。蓑衣冷族。驚廐下材。本操耒耜以耕。偶備驅馳而獵。道恭承褒字。已驚在笥之羞。景仰天飛。尤激戀軒之望。旣免回旋而見肘。敢忘夙夜以加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道覆臨。萬邦衣被。乾剛運動。四海駿奔。灼見三有之心。迪知九德之行。致臣衰朽。亦被恩榮。臣敢不曳婁懷慚。負乘知愧。素絲可效。誓堅正直之心。小駟無能。願竭周旋之力。臣無任云云。

謝傳宣撫諭并賜茶藥表

建炎二年三月

皇華睿使。溫潤訓詞。仰膺覆燾之恩。曲示眷憐之意。孤忠鯁槩。誓戡外侮之殘。直道對揚。庶贊中興之盛。此誠激厲。但涕交零。中謝竊以太祖太宗。基命定命。其肇造本根之際。必參稽年世之占。卜旣協於休祥。事乃臻於泰定。所以繼繼繩繩之治。無非巍巍蕩蕩之資。累聖緝熙。億年駿惠。逮陛下入承於丕緒。偶大基業。且天下是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是陛下之京師。想儉佞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顧中原。變爲翳荻。臣茶然衰憊。強爾支持。曾無毫髮之功。徒竊乾坤之造。金符剛正。同有闕文。密絨蜀市之珍。寵錫建溪之異。仰叨殊眷。願畢餘生。但知力竭以報一人。豈顧狂迷而忤三事。伏望陛下。奮乾剛之獨斷。敷離炤以旁觀。特出宸衷。早回法駕。俾四海謳誦而來享。使萬民竭蹶以嚮方。用承滋

至之休。永貽無疆之賴。臣無任云云。



忠簡公集卷三

賢樂堂記

巴別乘治麻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自熙寧命倅以來。凡更二十餘政。閒有好事者。足跡及之。往往掩鼻蹙額。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而問也。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貳。視事屢月。日有暇矣。因一訪焉。爲之躊躇四顧。怡然有得于心者。噫。天下佳處。嘗藏於衆人不識之地。而臭腐化爲神奇。且物有是理。則茲境也。未必不待我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是斬荆棘。鋤蓬茅。易敗壤。泄汗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鑿之。首構一堂。獨擅羣勝。四山回環。如列屏幃。爭雄競秀。來人目中。巖花春盛。木葉秋落。於此可以鑒榮謝。岫雲朝出。林翮暮歸。於此可以喻出處。非特是也。堂之東瀆爲方池。植竹以環其峯。強名曰竹溪。臨溪爲小閣。目曰思逸。於是可想見徂徠之侶。依翠陰。俯清漣。放浪沈飲。高吟大笑。於清聖濁賢之間。脫然遠跡於聲利之場也。堂之西洄爲曲池。種桃以復其島。強名曰桃溪。跨溪爲小橋。目曰訪隱。於是可想見武陵桃源。流水瑩碧。落英泛紅。漁舟之子。訪昔隱人。夜半月明。魂清骨冷。灑然如出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并見。因榜之曰賢樂。有客登堂而笑曰。賢者之樂固如是乎。僕因莞爾應之曰。然。客固不知也。昔者惡木蔽天。不剪不伐。梟鴟捷鳴於其上。今則桃李成蹊。松柏如蓋。春鶯鳴。秋鶴唳矣。昔者蔓草據地。不芟不夷。蛇虺蟠伏於其下。今則蘭杜夾徑。芙蓉滿塘。鴛鴦游。嘉魚躍。

矣。方時序之良。景物之美。揖賓友而進之。游自堂上。縱步堂下。無復敗人意者。賞心油然而生矣。或舉白痛飲。或揮麈劇談。或射或弈。或琴或嘯。披襟清徑。弄花香渚。終日與魚鳥相樂。恍然無異濠梁之觀。海上之游也。此其所樂。人之所同者也。若曰是地不過數十步。山得無謝崑崙之高乎。水得無謝雲夢之太乎。堂得不爲大廈耽耽者。羞乎。不知一拳之石。與泰山同體。一勺之水。與滄海同性。堂高數仞。棟楹數尺。亦古人得志者所不爲。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自有至大者存。雖在環堵之間。曠兮會無異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也。此之所樂。己之所獨者也。人之所同。其樂自外。己之所獨。其樂自內。二境雖不同。要之非賢者則不與知也。客改容謝曰。斯堂之名。真得之矣。余內外俱進矣。願紀之以告予之儔。僕曰。諾。於是乎書。

義烏滿心寺鐘記

宣和甲辰十一月十八癸巳

如來以大悲心。欲令衆生。於十二時中。因耳所聞。生利益見。不爲欲所沈迷。不爲邪所障礙。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撞擊。俾有識無識。虛懷聽受。隨所聞聲。資緣入道。譬如雷霆。驚凡牙甲。昆蟲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旦。羣動咸作。奔趨爭逐。擾擾競前。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戒懼心。暨至食時。飢火煎迫。噉涎貪噬。腥膻無厭。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齋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爲市。矜智嚇愚。籠絡利己。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方便心。昧谷斂昏。陰邪氣盛。一念差誤。爲盜爲淫。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晦。夢想顛倒。莫覺莫知。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修省心。人之云亡。氣魄隨去。俚俚冥行。莫知所趨。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依歸心。如是等心。悉緣中起。念念勿絕。證無上緣。因知衆生。因鐘以聽。

其事因擊以考其意。因意以明其心。因心以會其道。如來所寓。思宏濟人。滿心古精利也。形勢盤礴。據湖山之勝。舊雖有鐘。形度小瑣。發響焦急。無從容韻。寺僧有宗。徧募檀越。弋陽主簿葉天將。捐財倡之。寺衆環喜。和者沓至。於是大體鈞模。采鳧氏法。規天地以爲鐘。翕陰陽以鼓氣。回祿騰焰。飛廉助威。熠燿璀璨。融燦銷液。神施鬼設。一瀉而就。頂蟠蒼虬。螭蛇鈞擗。徹以金索。懸置挈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應四生六道。濡滯幽冥。聽此法聲。悉皆解脫。茲勝事也。樂爲頌云。

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輪回。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警覺省悟。隨聲懺悔。滋益善心。予適宰官。代佛宣說。願咸諦聽。無量無邊。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巴子之國。遠在西南一隅。封爵卑而土地廣。自秦伐蜀時。師還滅之。以其國爲郡。曰巴郡。西漢因之。列郡境爲宕渠等十餘縣。東漢又於宕渠之北。置漢昌縣。元魏延昌中。遣將平蜀。始以其地爲州。曰巴州。則今之巴州。實昔巴郡之屬封也。故州有巴郡太守。嚴將軍。事劉璋。名顏。沒千有餘載。巴人事之。如存。歲月追祀。而歌舞之。若嘗親見其人。躬被其惠澤。不可忘者。凡過其門。無老壯賢不肖。必以手加頂。至于再三。如神真在其上。以至雨暘之愆。疾病之苦。率詣祠禱之。無或不驗。前後郡太守。數上其事于朝。朝廷嘉之。旣錫之廟號。又封之侯爵。其所以旌寵神聽至渥也。宣和四年冬。公被命出守其邦。下車之三日。謁于侯廟。禮甚恭。明年春。閔雨。秋。復潦。皆有請于神。昭答如響。歲則大熟。六年秋。郡國修常祀。公至祠下。視其堂廡。

弊甚。因顧其屬曰：嚴侯實在祀典，且有德于巴人。今棟宇傾壞，支以他木，上漏下溼，不芟風雨，人不可舍。其下神其肯安之乎？傳曰：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於神，矧是州年穀屢豐，朝廷德澤下流，飢者哺，勞者息，困圍空虛，盜賊不作，民安且治矣，致力於神，適其時也。乃擇屬吏之事事而敏者，委以完繕，且戒之毋取於民，毋勸於衆。繇太守而下，爭出俸錢以助，其費數有差，皆不約而從也。始事之日，羣心欣愉，工不候呼而集材，不俟鳩而足。陶甄致良，剗削致巧，易腐以堅，代撓以直，增卑而使高，廓隘而使廣，欬者正之，潰者起之，昏汚者飾之，晦朔不再。匠氏告成，公乃率僚佐落而祀之。公親爲祝辭以告之，禮成就次，衆皆曰：事神若是，謂無負矣。因謂僕紀其事。僕曰：然。夫智有餘者，常不足於忠，勇有餘者，常不足於義。僕竊謂嚴侯兼之，方先主之將入蜀也，劉璋旣遣法正結好，發兵協助，逮其來也，親出都城三百里，與之會飲，百日。璋已墮先主彀中，曾不少悟。侯獨拊心嘆曰：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曰智而忠乎？及張飛擁大兵而西，勢欲吞噬巴蜀，郡縣聞之，不棄城走，則開門降，惟侯領一州之卒，以死拒敵，力屈被獲，猶數飛而罵之。且曰：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將斬，顏色不變，終不少屈，非曰勇而義乎？嗚呼！侯之赤心、烈火之赫，侯之勁氣、金石之堅，智足以謀，而惟忠是效，勇足以斷，而惟義是爲，使之遭盛時，佐明主，任之大事，假以重權，必能奮不顧身，行其所志，而盡其所長，勳烈之偉，名節之顯，當與古社稷臣比肩矣。惜乎生而不幸，委質於僭竊之牧，使功名不顯於天下，死而不幸，史臣不爲立傳，本末不見於後世，僕每讀張飛傳，見侯行事，未嘗不廢卷太息而爲之橫涕也。抑世之士大夫，有以柔聲媚色，期就軟熟，巧爲進取，冒躐華要，或

不得已而補外。猶竊名藩巨鎮。坐尸寵祿。一旦事出非意。神氣駭奪。莫知爲計。甚至於變服雜庸。匿田舍中。以幸苟生。俾一方生靈。魚肉賊手。國家果何賴於鼠輩爲哉。然則嚴侯之忠誼。誠可尙也。宜乎血食巴士萬世而無替。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夫百億妙門。三藏爲總。大哉利生之本。不可得而思議也。如來出世。以大士因緣。示悟衆生。繇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而所聞亦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圓機定數之義。播列諸部。星躔霞布。沒世不能誦其文。終身不能發其蘊。於是彌勒大士。闡大方便。聚諸經以歸三藏。使流通教典。盡載一輪。塵沙法門。同歸一揆。聽衆生信而揚之。則不須朝講暮習。於彈指頃閒。含受法要。心怡神悅。蕩釋諸苦。發探蒙恩。展迪聳誓。復性命之眞。救迷妄之失。可不謂無窮之利乎。烏傷之北。附縣一舍。有院曰景德。肇荒於唐山主琳師。始建經藏。寫經律等。僅一百函。師歸寂。缺而不講。越治平二年。院之徒契湜。徧募士庶。經滿其數。置函五百。成卷五千。有八星環金。晃墨寶珍。燦然煥赫。顧舊藏不足以容。時竊景慕。至元豐中。居士葉詵。崇信佛法。誠謂長者。一旦發念出家。聚材孱工。作轉輪以廣其度。住持沙門契海。又化檀信。益爲經理。其屋十八楹。越二年。畢乃告成。隆廈廣闊。飾以珠貝。華輪盛麗。負以虬龍。窮極雕繪。閒錯文藻。內外一新。遠近信仗。四方之人。皆得轉輪。是猶振風之過衆。竅甘雨之成百。穀然後美。根長固。惡蔓除滅。芬芳嘉實。皆得饒益。設有下愚至賤之人。若見若聞。或瞻或禮。隨其根莖。各有所潤。譬夫飢者入太倉。觀夫穀粟。雖

未得食固知可以飽其飢矣。病者之藥肆觀大劑料雖未投藥固知可以瘥其病矣。以此法味永施衆生則飢飽充而食難盡。病有止而藥無窮。究其旨歸何須外求。周旋於方寸運動於日用從容中道左右逢源動無所牽止無所累行無所遮奚俟輪哉。今觀葉氏所謂藏者如是如是。至於布琅函列朱軸誠爲除衆生飢病方便法也。

宗汝賢墓志銘

先大夫四子嶧灑二弟皆少亡。惟兄與某自幼歷艱辛。某既忝一命。惟兄服勤力穡。肯播肯穫。以克幹祿厥家。某嘗媿弗獲朝夕相從事。意謂投老當奉几杖。於東臯西疇。優游以憑化遷。及方丐宮祠。浸圖爲休。致計不幸以罪斥。繼而陸寇竊發。橫肆焚劫。衣冠良善尤被害。兄逼兇焰。遑遽挈妻孥奔避山林間。昏夜迷誤。因溺死。實宣和辛丑二月二十四日也。是時路尙梗。迨閏五月始聞訃。嗟乎。兄之積行乃罹斯禍。耶某失怙恃。繫兄是賴。聞問痛弗自勝。卽寄書諭稷曰。汝父存。某旣不能相倚以生。今亡。又不得撫棺號慟。以盡哀。所可報友愛者。惟襄奉耳。汝舉葬。宜俟某躬與執紼。庶酬夙志。稷卜地協吉。泣血來告。某啓緘。梗塞且自言曰。吾尙忍銘吾兄耶。然義不當辭。兄諱沃。字汝賢。世爲婺州義烏縣人。曾祖惠。祖拱。皆不仕。父舜卿。贈朝散大夫。母劉氏。贈太宜人。兄始娶劉氏。先兄卒。再娶時氏。享年六十有七。兄天姿夷曠。撥置邊幅。直情徑行。靡所阿徇。事親孝。於飲食起居際。時作諸語。慈顏每爲曠然一笑。平居怡怡。無慘沮意。甘疎。痰氣不下人。未嘗以圭撮干親舊。亦未嘗以黠墨擾州縣。喜賓客。曾不顧供具有無。朋游中有倚豪富作

氣勢陵轍貧下。或揜其不善而見其善者。兄於廣坐中。直以理折之。彼雖暴戾。心自媿服。鄉人欲作一不義事。必先畏縮曰。宗汝賢知之。定衆辱我矣。以是俗多敬慕。五子曰。愈。兩貢於禮部。曰。三六。少俊爽。皆先兄卒。曰。稷。謹愿有志趣。能訖大事。曰。皐。曰。夔。皆勉學。稷卜宣和丙午正月乙酉。葬兄於同義鄉新塘原。泣而爲之銘。銘曰。

兄任直心。不生虛妄。惟是寡求。故氣不喪。諸子說說。蔚有趨向。善之所鍾。神自來相。他日錦章。賁松軒上。歸安茲邱。慰斯人望。

葉處士墓志銘

公諱桐。字彥倫。其先陸州人。五世祖徙居婺之義烏。後宅里人。祖迎。父遜。潛德不仕。公天資沈靜偉特。始居貧約。生理日蹙。因擇地之廣口。見層巒沃壤。築居其間。治家先勤勞。不妄取諸人。而生日裕。不私蓄諸己。而用必舒。本末緩急。咸得其宜。常自言曰。養身可矣。養其心者可失乎。爲今計可矣。爲厥後計可緩乎。觴詠固可樂。豈若田園之樂深。簞金固可積。豈若詩書之積久。乃依山原。緝園亭。四方賓客過其門者。延之無虛日。一時英才碩德。咸發胸中之蘊。與其子孫遊。講明爲學之方。皆嚴整無他好。公亦游泳其間。讀古人典要。自得真趣。鄉里皆稱爲處士。紹聖元年四月。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五。娶錢氏。一子曰琳。克孝克儉。不幸先亡。公哭之慟。雖諸孫敬養更侍。甚於平日。終鬱鬱不釋。嘆曰。每期諸子事余。終某天年。今若此。非天喪我乎。宋基卒。亡一女適略氏。孫男四。長義。鄉貢進士。次策。爲大學生。幼筮。三年十月甲申。葬于邑

之永安鄉方丈隴。余嘗受知於公之季氏。熟公言行。來請銘。迺弗果辭。銘曰。
氣偉特兮性溫厚。躬儉約兮致豐阜。樂田園兮得所守。資詩書兮貽厥後。與山岳兮齊其壽。石可壞兮銘
不朽。

陳公墓志銘

公處麗水人。幼喪母。隨其父僑寓。因與先人遊。遂相結爲義兄弟。某省事。卽尊奉公若叔。公撫視某猶子也。後雖爲姻家。而眷眷克恭。如念天顯。未嘗一日替。先人中疫氣病幾死。至親無肯過門者。惟公不忍離側。凡藥餌必嘗而後進。某護先人喪。歸自膠水。公迎之路。撫棺號慟。哀感行路人。先人諱曰。公躬走佛刹薦奠。以敘追悼意。公與先人自幼至老。自老至死。已死且不忘。每語及。必梗塞泣下。嗚呼。公有實德於某。曾未一報。今乃云亡。墓隧之刻。非某其誰宜爲。公諱允昌。字得全。今爲婺之義烏人。三世皆不仕。曾祖桓祖生。父居昱。母魏氏。公父某。尙及見之。龐厚溫粹。與人侃侃言。必以誠。獨生公。公娶霽溪潘氏。先公卒。公自幼特立。嚴正而和。疏通而信。惟喜佛。思淨覺心。求寂滅趣。於是屏居小室。宴坐湛然。離諸染著。凡所酬對。取靜爲證。無毫留礙事。如老尊宿。常梵行者。一方鄉人有訟。必質公。公爲剖析理道。定論曲直。又飲之酒以和之。故兇悍狡獪。愧服。無復敢譁。閒有窘乏。不吝假貸。怠慢者諭以勤。浮侈者諭以儉。漫浪不謹者。諭以修飭。不獨隨宜周濟。而必寓之教焉。里有喪。不問識與不識。常備棺槨以副其求。若急難所需。無少難色。以是鄉人依歸愛慕。若疎若戚。若遠若近。咸不言姓名。止以公稱之。惡少不逞輩。不敢造公門。或持

縣檄至。必唧唧下氣。怡聲。惟恐公聞知。此非有力脇持之也。皆自心悅誠服如是爾。公享年八十八。未亡前一月。屏去茹葷。浸不欲食。但飲沈香水三日。百無所苦。神識不亂。以宣和壬寅十一月十二日。若睡而逝。茲殆學佛積善所致然也。公一子一女。子昂。迪功郎。前任邵州新化簿。公薨背後。哀苦毀瘠。去公九十日而卒。女適遊士傅璨。孫詩。懋於學。公不欲其去膝下。強納粟爲大廟齋郎。曾孫敦仁。敦義。敦禮。敦智。敦信。曾孫女四人。卜以宣和癸卯十二月乙酉。葬公於永安鄉下岩原。使來乞銘。某不敢以廢學辭。謹爲之銘。銘曰。

公坐一室。心自內觀。了知六塵。皆見幻妄。故於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予復何言。茲強銘公。聊示爾後。

尊翁之懷。惟某深知之。故樂爲之銘。數日究心。方能成此。切不可令人改動一字。如不可意。請託能者別作。仍爲寫一本。燒靈前。庶少慰亡靈。至扣至扣。某上聞。

陳八評事墓志銘

某先父。行己謹且信。不泛交游。與公相厚善。情好旣篤。遂結爲姻家。今公之孫。賜。以書告某曰。賜祖安厝有期。願丐銘藏諸幽。賜某甥也。某公壻也。義不可辭。公陳姓。系出有媿。世爲婺之義烏人。曾祖。祖父。皆晦迹不仕。公諱裕。字寬夫。天資莊重。不妄嬉笑。不輕然諾。孝於親。母年九十餘。公下氣怡聲。左右承順。起居飲食。必躬省視。出入戀慕。不啻如童穉時。二兄一弟。疎儒不立。公俯仰友愛。相怡怡。至老不少懈。嘗聞禮

記云。毋不敬。公曰。嗚。果能行此一句。卽不失爲善人君子。某幼聞是語。暨長。觀公視身接物。循循侃侃。其與鄉里。不問長少。必委蛇致恭。毋敢慢。有以急難告者。隨分周濟。見樵牧子。亦推誠遇之。使僕妾未嘗形之色。聚族數百指。閨門雍肅。中外姻戚。咸以長者稱。娶劉氏。享年八十有六。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正室。垂死。神識冲靜。殆平生樂善寡慾之致也。男六人。曰什。和。易。孝。友。踐履如公。曰錫。處太學。以文行馳名。及進士第。朝廷除復州教授。二子不幸皆先公卒。曰伋。曰備。曰成。曰鏜。咸修謹克家。女三人。長適劉哲。次適宗。曠。幼適某。孫男七人。長孫宗善。醇厚可喜。亦少亡。次宗。陽。以武舉進士第。試吏密之安邱尉。方力爽。適當塗。交章薦之。曰宗。益。曰宗。舉。曰宗。高。曰。曰昭。兩預鄉薦。孫女十人。曾孫男一十七人。曾孫女五人。做備成鏜。卜以政。和丙申某月某日。葬公於祖塋之側。某自幼與公子錫游。且係葭莩之末。知公之所存。爲詳銘曰。

修之家其德乃真。盟之獨其行乃惇。嗚呼如公。是宜慶流衍。盜而俾子孫振振。

忠簡公集卷四

求教書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攜。悲吟梗概。懷然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筵絳帳。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繇。因悵然以歸。一日。拏舟越重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紆也。並堤而行。延綠葦閒。皆漁聚落。得漁老焉。邀過其處。蔽漏肅然。掃地以坐。因詢之曰。瀕湖而漁。何憊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余所學。任公子釣也。任公子之釣。爲大鈞巨緇。五十轄以爲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測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乏其具。是以病焉。某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盍益之名都大邑。通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貫穿熟讀。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展底蘊。以求至教。則於取道。其亦庶乎。既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而歌曰。辰乎辰乎。盍來之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力憊而死期至乎。某再聞之而疑曰。諒矣。漁人之弗慧也。吾又祖其因而取斃耶。大魚不易得。至教不易求。吾其與求魚並志。可弔之使改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其鄰焉。因告以學漁之難。繼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易而利之多耶。鄰漁曰。予所學。詹何氏之釣也。不若是之費也。詹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鈞。荊篠爲竿。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引盈車之魚。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爲術無他。獨臨河而用心專。故

能以輕致重也。某終乃附髀而增嘆。且至是乎。必求大具以要大魚者。皆見笑於詹何氏者也。亟走以歸。屏前日之俗勞。一其慮。養其氣。盡精白而無巧僞。所幾亦有取道之質矣。今則行之彌年。果獲造先生之門焉。恭惟先生道學淵微。智識高妙。登天庭而拾科第。揚仕路而展材略。皆其緒餘耳。然則所至則士皆歸嚮。所言則世必傳載。凡游門下者。其於求教而取道。無不厭其所欲。某前時過江來。鄉曲知識。皆寄聲相賀曰。知子用鄰漁術。攜荆篠針鈎。往遊龍伯宮矣。盍勉之。干冒師嚴。

上鄭龍圖求船書

嘗觀昔有逸客。爲江湖隱者。意欲浮家泛宅。便可一生。而吳興太守敕舟往助之。昔有墨客。爲山水遊者。會以暴漲。輒數日不粒。而耒陽縣令具舟往迎之。夫爲江湖隱。是殆徜徉彷徨於塵埃之外。爲山水遊。是殆茹高激清於耳目之表。非有不得已之事。羈酸憔悴之色。彼太守縣令者。何爲乃旦旦然待之。覲覲然驚之。賓賓然恤之。借使有冰氏之子。俯仰空谷。鶉衣之士。蕭寂窮途。寄五斗米。而淵明之歸去來。有不可賦。無二頃田。而衛人之胡不歸。有不可得。全家百指。如飄蓬斷梗。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當時太守縣令。脫或見此。豈不伐南山之木而濟之哉。某諱窮久矣。家徒四壁立矣。平生不喜爲吏。寒窘犯人。挈挈然迫之。使出宦遊東方。聚室待餉。獨祖母老矣。重棄故鄉。而客遠官。遂留不行。乃者。家君得募金陵。去鄉邦跬步。白髮之老。亦旣願往。低回商略。勢不可久於此。昔攜家中半而遊東方。今又攜家之半而歸江南矣。然自密取道。得車則至胸山。帆則至江左。躊躇四顧。疾聲而問曰。誰哀王孫乎。誰借以一葦。而使涉大

川乎。恭惟閣下。英風健譽。傳在衆口。德宇廣闊。人有芘賴。某也。名不譽於賓客之席。肩不摩於夫子之墻。乃欲囊攜長書。筆話羈態。如轍中鮒。大呼乞憐。豈獨他人笑之。某亦自笑之矣。且謂孤窮無挾之語。惟某可言。廓落推挽之心。惟閣下可望。矧龍圖近班。非若吳興未陽之卑且賤。而某今日懇款。亦豈爲江湖隱。爲山水遊。特得已而不可已者哉。倘蒙垂德肯聽。則飛帆鼓楫。泝大江而下。其朝浮暮泛者。皆恩波也。

上王提刑書

天寒日暮。雪霜併至。蕭條冀北之野。犬爭食而鳥啄瘡者。乃其所也。孫陽過焉。昂頭掉尾。強起而一鳴。人孰不笑之。噫。是馬也。瀕困等死耳。亦知激其感遇。夫何傷乎。孫陽忽察焉。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秣芻以飼之。封藥以裹之。異棧而羣毛辟易。受羈而道路改觀。春風入蹄。頓掣千里。自古詩人畫史。與會稗小說。一皆異口而贊美茲事。是以孫陽爲善相馬。而精魂比於列星。信不誣也。某深感於此。故復撫其事而進焉。重念某一登仕路。備驅策者二十餘年。蓋亦涉長途。綏險道。未嘗敢一跌以負主人之責者。況竊銜轡爲哉。今則既仕而老將至矣。以日計之。方將弄影於無入之道。而猶坐曹以竊祿也。嗟夫。士不遇知己。老死填溝壑者。往往尙有。顧某何足數。而欲覬閣下之知我而憐我。雖然。冀北之鳴。聊爲孫陽而一發。恭惟閣下。英姿偉望。簡在朝右。固宜羽儀帝側。而鳴玉禁途。廼者暫綴華班。出司邦憲。擁麾澄按。經歷列城。正孫陽過門時矣。倘僕僕道旁。袖書自列。不知者皆胡盧而笑。知我者猶謂其激於感遇也。不識可賜調御。一經九折之坂否。剖心誓天。言不悉意。

上季丞相書 諱綱

某衰老無所能解。但聞賊魯虜塞。尙有橫肆之意。欲言之。慮涉自媒。欲不言之。又恐緩不及事。且或誤國。然自媒之罪小。萬一於國有誤。則罪死無濟。比蒙恩差某知青州。兼京東路制置使。仰荷朝廷眷注。所以爲一身計。則甚安便矣。方今二聖蒙塵。天子駐蹕在外。京城嗷嗷。顯望翠華回輦。四海生靈。猶有未復業安堵。如我祖宗時者。願一身儉自安便。如憂思過當。不能自爲一身安便何。恭惟僕射相公。以道應世。不忘天下。休休有容。恢恢無閒。欲再造王室。欲中興大宋基業。想勞心經濟。上副仰成。凡所設施。必以天下在起居飲食閒也。前過京師。有河東數百姓來。日訴乞收復河東州縣。有數太學生。并太學正王擇仁來。相見言收河東事。於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擇仁附書并謄自來與某。願某雖不以一身自營爲計。而無路可爲。相公有志天下。願輔佐天子。續承焦勞再造。中興我太宗奕世一統寶緒。毋蹈東晉既覆之轍。毋安積薪未燃之火。某不勝痛憤激切之至。所有王擇仁劄子。謹此繳納。

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 靖康二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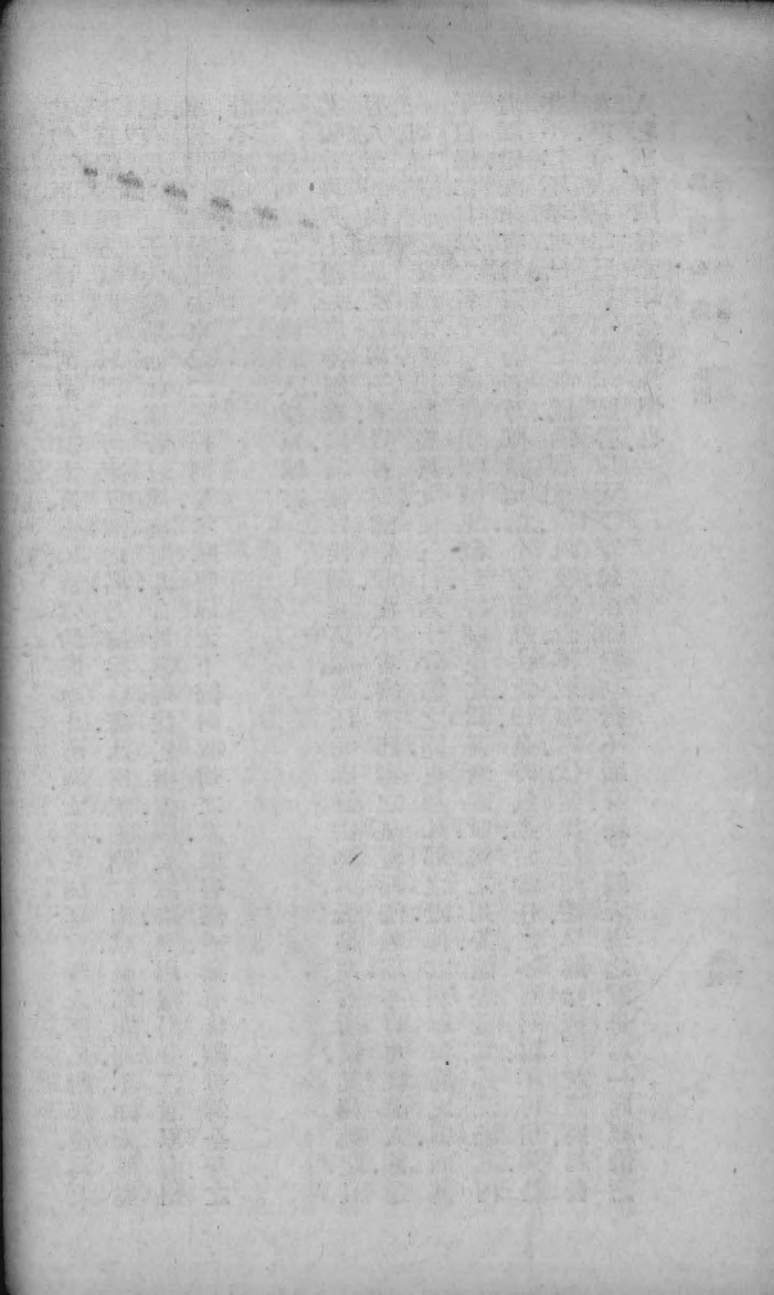
某惶恐再拜。上覆北道總管資政閣下。春和恭惟鈞候。勤止萬福。竊惟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注望四方。勤王之師入援。想不啻饑渴。資政爲北道大總管。乃將大兵自衛。迂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屏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魯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魯人畏恐。下城引去。以示忠節。無爲身謀。不勝拳拳憤排激切之至。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納約入援京城書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河東宣撫太傅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爲天下重輕。爲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之名。乃擁兵自衛。迂回退縮。割駐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此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開放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程。割寨示賊。魯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魯懲戒。無有後艱。毋爲全身之計。不勝幸甚。

與知興仁府曾楸約入援京城書

某頓首再拜。上覆知府待制春濃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近汪元帥錄去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之。且有人至親偶感是疾。其爲子者。豈可安然坐視。漫不省察。使邪毒之氣。漫淫侵蝕耶。亦豈可輕聽人言。遂一切屏去。表發洗滌之劑。以助養真元。使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更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無窮之壽。而其子自保仁且孝之名乎。今賊魯猖獗。侵犯畿甸。待制使之爲醫者。誰歟。醫之用藥。能表發其外洗滌其內者。誰歟。既來有爲醫與藥者。乃揮諸兄弟。令望望然去之。曰。是時氣也。姑當任之。不可召醫。不可用藥。是亦不仁不孝也已。某衰老無能。過膺重責。夙夜震恐。不敢寧處。伏望待制炤悉。早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前進。令去京二三程。割寨示賊。魯以天下軍民。至誠懇切。奮不顧身。願入覲天表之意。毋爲一向顧惜諸人私意。俾賊魯恣肆。全無忌憚也。



忠簡公集卷五

撫松堂賦遣王居士

嵩少之麓。萬松鬱然。偃高蓋以鳴風。盤深柢而切天。卻揮斤於睥睨。款化石而頑堅。悵莫致之。華我林泉。發聘士之幽尋。課畦丁而小遷。培拱把而氣藏。運枯棹而智圓。寓修身於種藝。戒除惡於蔓延。期百尺於歲寒。扶大厦於將顛。眷焉撫之。倚筇於麓。蒼翳其成。森若巖谷。且漑且壅。濯我喬木。或攢膏而爲酒。或飛烟而取墨。或採脂以儲藥。或祈明而代燭。或盤縷以爲扇箑。或折枝以當塵玉。倘聘士之見須。効尺長於必錄。我觀此物。礫落節目。擅巨棟於廟堂。備行爐於海濱。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於芒粟。肖象伊何。萃於一庭。蒼官侍坐。青衣侑尊。鼓琴瑟於晚吹。晃屏幄於朝暎。聘士顧之。內娛外忻。陋軒駟之飛馳。避門箔之炎薰。我觀此物。受命不羣。稟直氣以自如。信孤標之獨尊。聳若高才。儼如正人。思仰止而企及。罷童語之紛紜。苟好尚之不移。質是非於老生。姑置勿談。羽服綸巾。時矯首以怡顏。毋折腰而役形。處身世於無心。看出岫之飛雲。以聘士爲後來之淵明也。

古楠賦有序

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其生甚久。唐刺史嚴武。御史史俊。皆有詩譔。刻于崑腹。嚴曰。臨溪插石盤老根。史曰。結根幽壑不知歲。自時迄今。又數百年。邦人謂之古楠。宜矣。僕到官之三

月兩至岩下。讀史嚴之清什。感是楠之老於岩谷而可憐也。因慨然操筆而賦之曰。

楠之生兮。層崖之中巔。詢之人兮。不知幾何年。包堅根而下蟠兮。貫頑石而澈沉淵。竦修幹以上凌兮。並孤岑而參蒼天。大枝崛起兮。虎豹擊攫。小枝回屈兮。蛟螭蜿蜒。黃葉敷陰。白晝沉沉。輪廣十畝。蓋穹百尋。衆鳥托宿。鄧林非深。諸卉仰芘。荆雲非陰。雨濯瑩兮。一塵不染。風振響兮。海潮同音。露下兮。鶴唳。月明兮。猿吟。擅此清致。亘古迄今。有客戾止。惻然動中。吁嗟斯木之異兮。有不遇之窮。爾胡不生於泰山之側。秦帝東封。會風雨之是避。豈以五大夫之號而封松。爾胡不生於周成之宮。禁林九重。顧親賢之是戲。豈以封國之瑞而翦桐。爾胡不生於分陝之域。舍彼召公。未必以甘棠之蔽芾。流詠於國風。抑亦豈無工師之良。識爾材之非常。用之爲棟梁。則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爲舟楫。則足以濟巨川之汪洋。用爲宗廟社稷之器。則足以參鼎彝。交神明。薦至德之馨香。夫何默默而甘老於窮山寂寞之鄉。徘徊其下。恍若夢兮。心駭而目眙。蒼髯偉人。瞑目視曰。噫。謂子知我。乃不吾知。吾生於斯。長於斯。始于毫末。至于十圍。雨露不吾遺。霜雪不吾欺。春兮秋兮。吾不知代謝之有期。漢兮唐兮。吾不知興亡之幾時。柯葉顏色。曾無改移。過者千百。睥睨焉。不以吾爲樸。檉輩待之。斧斤之害。亦幸不罹。吾受天地造化之恩。孰有等夷。子之不智。而乃我悲。使子處此。復將奚爲。吾非不知強自取藏器以待時而動。老當益壯。自任以天下之重。倘匠人斷而小之。能不澹然而悔痛。乃所願比不材之樗。同乎無所用。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吾所能爲。姑亦付之一夢。客聞之。釋然悟曰。達矣夫。斯言可書紳而永誦。

五言古

東上辭松楸一首

八年坐親黨。泯伏長安城。甘心傍松楸。申我兒子情。閉戶慨岩廊。讀書笑金籙。力田固爲政。課童乃司兵。深病骨相寒。不蒙軒冕榮。維天臨萬邦。搜羅世豪英。我友挽出之。大人今繼明。古無忠孝全。泣涕去邱塋。爲翁大門閭。翻然以東征。

感時有序

叢鹵長驅。京邑阨危。此忠臣義士痛心疾首勤王報國之秋也。而宰臣遷家。郡守踰垣。縉紳士大夫。陸竄水奔。使人主嬰孤城以自守。無一犯難者。事小定矣。而上書獻策之人。亦未有慨然以東者。世道之衰。一至此乎。太息之餘。以詩自道。

卿士辱多壘。天王憤蒙塵。禦戎要虢將。謀國須雋臣。百戰取封侯。未必亡其身。懷奸廢忠義。胡顏以爲人。吁嗟世道衰。大僂加縉紳。平居事奔競。梁汴分雲屯。一旦國步艱。四迸如星繁。輔相已擇棲。守令仍踰藩。冠蓋陸西竄。舳艫水南奔。鄙夫用慨然。策馬趨修門。勤王羞尺柄。悟主期片言。時來倘雲龍。峩冠拜臨軒。逶迤上玉除。造膝伸元元。措世於泰寧。歸來守邱樊。

謁華嶽一首

楊賜嶽所挺。嚴武金天晶。二子爲時出。顧我非炳靈。維嶽鎮四方。氣秀天骨青。嶽巖立千仞。力能產公卿。降神詠崧高。識緯仍反經。取象到執珪。譎怪如洞冥。平生笑窮奇。立語心自驚。我質培塿耳。胷山固崢嶸。誰言華嶽高。我山摩玉京。是中所包藏。丹碧參瑰瓊。平居蟄雲雷。飛雨溢四溟。此豈真有之。落筆紛縱橫。發我文物祕。象渠膏澤傾。太華屹不搖。我山身載行。

五言律

雨晴度關二首

燕北靜胡塵。河南濯我兵。風雲朝會合。天地晝清明。泣涕收橫潰。焦枯賴發生。不辭關路遠。辛苦向都城。

其二

蕩滌眞成快。氛霾不敢陰。萬花恩澤了。二麥寵光深。地勢瞻仙掌。河源識帝心。馬頭迎霽色。詩句日邊尋。

過潼關

一雨峭函底。風沙放我過。嶽神猶假借。官吏莫誰何。塹斷思航渡。城堅戒石摩。一夫工墨守。寧怯萬夫多。

道逢鄉人笑僕驕馬之瘦

生笑長裾曳。仍羞下澤奔。據鞍非馬援。叱馭豈王尊。汗血能觀國。的盧終感恩。莫欺驕馬瘦。揮策詣金門。

五言絕

盤豆鋪南李翁園

李翁臥亭午。春深掩柴荆。忽聞風雨響。疑是勤王兵。

六言

題趙園

瑤瑛來侍梅臺。琴瑟自鳴松島。山中野服相羊。足以亡憂遣老。
鑿池智有泉源。種木曾無芥蒂。螭頭吐水涓涓。端是銀潢一派。

七言古

道逢散遣之卒云講和退師無所用之矣輒以二十六句道胸臆

翁擁麾幢我爲兒。剽聞竊睹皆兵機。其中襲擊不容瞬。飈行電掣猶逶迤。戎人長驅越大河。天下震驚關
闕危。肉食之謀殊未減。我憤切骨其誰知。慨然奏疏金馬門。力陳盟賂損國威。嚴尤下策尤可笑。晁錯上
書亦奚爲。道路荆棘初剪除。花如步障吾東之。八年閉戶尺蠖屈。一旦度關匹馬馳。行行側身聽戎捷。忽
聞募士詔遣歸。濃書大墨榜教詔。曰敵悔過今退師。羽檄向來召貔虎。乃詠出車誥。杖杜囊兵銷刃兵。猶
怒。卻把鋤犁農鼓舞。君王神武今藝祖。爾賊不歸汗我斧。

七言絕句

曉渡

小雨疎風轉薄寒。駝裘貂帽過秦關。道逢一澗兵徒涉。赤脛相扶獨厚顏。

華陰道中

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爛斑卻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

其二

菅茅作屋細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其三

寧王畫作金盆鶴。韓愈詩誇玉井蓮。瓦缶泥泓村落小。亂茅羣雀不堪傳。

至洛

都人士女各紛華。列肆飛樓事事嘉。政恐皇都無此致。萬家流水一城花。

華下

千岩層出亂雲飛。失我平生洞府期。夜據征鞍不交睫。舉頭彈指睡希夷。

馬上口占

龍與虎視詔周秦。王氣東遊作汴京。陰祝巨靈移此險。大河爲塹嶽爲城。

蚤發

繖幄垂垂馬踏沙。水長山遠路多花。眼中形勢胷中策。緩步徐行靜不譁。

清
朝
文
獻

卷之八

清
朝
文
獻

忠簡公集卷六

寧國長老語錄序

趙州柏子果是分明靈雲桃花更無疑惑一宿不爲迅速九年未是遲延萬法只是一門千口豈有兩舌寧國堂頭宗乘東道覺路南車儒釋兼通死生了達包藏無礙常發大慈悲心度接有緣默傳正法眼藏如某愚昧願師提撕濟我無底舟航還我未生面目深悟筌蹄之要證此上機姑有土苴之餘寓諸方冊闕鄉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壁上瘦者乃人天師非病維摩亦非辟支學道雪山跣趺忍饑中包太虛外示清羸方其瘦也一麻一麥鬢髮如蓬嶮巖面骨及其肥也丈六金身相三十二爲佛世尊非我癯儒亦非飛仙願此法身充滿大千是故合掌作此偈言

題均師休牧軒頌

青居曾露一絲頭謾示人能解牧牛究竟本來無一物未知能使阿誰休一乘休去已忘機恰似當初未牧時雲起雲消本無迹有爲全體是無爲空餘短笠與輕蓑道着休時事早多更向中閒問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

告金天廟文

維嶽雄峻。維神司之。雲雷翕張。神固專之。作帝金天。號位高明。云胡戎醜。竊我盛名。夫金者。莫方則爲西。制器則爲兵。論幣則爲上。鍾人則爲英。厥號耿光。可享維神。彼魯無知。擅于厥身。匪國之殃。緊神之讎。神弗殄誅。爲神之羞。大發陰兵。百萬其師。怒目張牙。龍甲豹皮。殲弩橫刀。鐵騎沓馳。助我熊羆。戮彼鯨鯢。神以獨尊。祀以不墜。借神威靈。一掃無遺。

請寧國再開堂疏

伏以山上浮雲。本無心於去就。海中潮水。豈有意於往來。無非時節。因緣。要識卷舒。任用。寧國堂頭。自家衣鉢。非徒庚嶺傳來。心地泉源。便是曹溪流出。吞盡三世諸佛。跳出四面八方。七縱七擒。縱橫妙用。三仕三已。喜慍不生。何妨舊店重開。可謂前燈復續。珠還合浦。鶴返故巢。正當恁麼時。請說這箇法。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伏以萬法本空。一性圓寂。撚花驚嶺。曾虧一笑之瑕。面壁少林。猶病多言之失。必也忘真俗之二諦。泯色空之兩途。自非圓頓之流。曷致機筌之用。某人長老。洞明宗旨。深達祖風。始出世於治平。實印可於法湧。退藏密旨。栖心彌勒之道場。重振宗乘。示跡法輪之古刹。人天共集。凡聖瞻依。會須振領提綱。十方坐斷。若也超佛越祖。一線不容。除是慣戰作家。能具正法眼藏。既登寶座。願振潮音。俯徇衆情。無煩退托。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靈山正法眼。本從微笑傳來。金粟不二門。亦向無言悟入。必將說難說之法。相與參未參之禪。灼然開口。

便差。須是當仁始得。某人導雲門之一派。住龜鷺之三春。祖風夙振於淮壩。道價浸高於海內。屬寶林之虛席。合衆利以謀師。既蒙赴感於隨緣。何異逢場而作戲。前日瑯琊席上。已示老婆心。只今襄水岸頭。佇聞獅子吼。

爲華州作延請晝老疏

義標第一。建特地之伽藍。語揭前三。屹衝天之宰塔。雖伏神龍之暗護。亦資象數之冥搜。不有當仁。豈容作禮。某人性融圓覺。迹契因緣。定裏光明。入惠持之境界。句中法令。得智老之門庭。願解禪包。來提祖印。奮拳擲臂。宜借掌於巨靈。舉拂拈鎚。試拔蓮於玉井。不憂末劫。端是本心。

千手眼大悲偈

千手一手用。千眼一眼觀。用觀無差殊。何必許多般。

覽鏡偈

覽鏡影還在。掩鏡影還去。試問鏡中人。卻歸什麼處。

盧行者偈

休問東西南北。莫說之乎者也。直饒神秀文章。不似老盧行者。

佛說偈

後學要說禪。教人學圓謎。佛祖意分明。但爲傳衣偈。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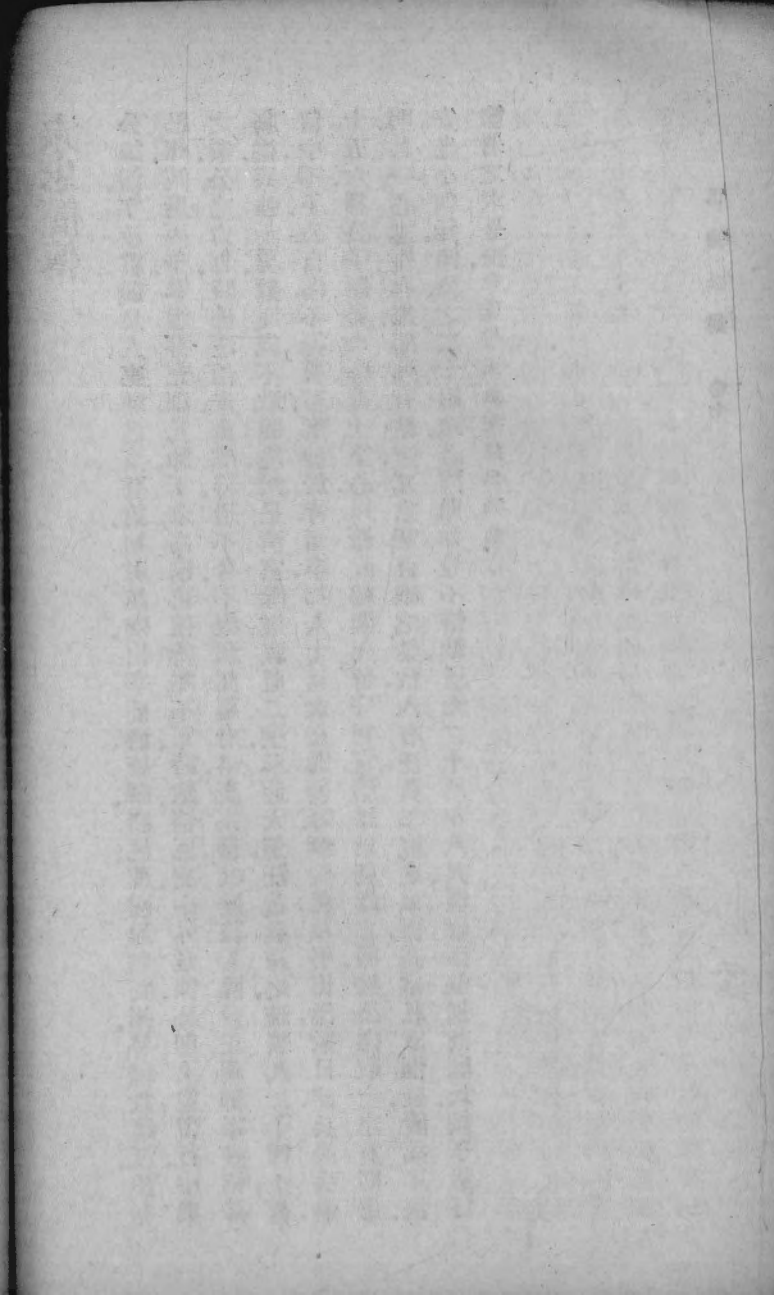
...

...

...

宗忠簡傳

公諱澤。字汝霖。義烏人。嘉祐己亥登第。初尉館陶。出宰龍游。掖縣。諸邑。薦陞通判登州。尋羈置鎮江。旋判巴州。靖康丙午。奉蠟書充副元帥。丁未。高宗再使幹離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悚。公則決策留行。中興之業。公之力也。時與汪伯彥。黃潛善。議不合。不復預開幕府事。高宗藉其壯謀。旋陞尹正。駕御羣雄。招降劇盜。兵強士勇。敵連歲不敢犯境。於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益忌之。疏表凡二十四上。皆留中不下。公自傷不得展布。疽發於背而卒。都人士爲之哀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間。兵民去者十五六。謂公子穎居戎幕。得士卒心。以穎直祕閣。充留守判官。請諡於朝。諡忠簡。按公撫馭士卒。賞罰嚴明。其一心志在存宋。而外有粘罕。兀朮輩百戰之桀敵。內有汪。黃二豎之鼠狐。高宗私意恆疑。優柔不決。安坐小朝廷。俾公之二十四疏。若罔聞知。豈不惜哉。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涇縣潘錫恩芸閣氏。撰于袁江節署之求是齋。從乾坤正氣集錄出補刻。



忠簡公集卷七

遺事

公姓宗氏諱澤字汝霖系出南陽漢汝南太守資之裔五代之亂避地江南居婺之義烏生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巳時公生而趣尙不凡長有大志讀書過目不忘游學四方籍籍有聲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詔廷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曰必如詔可以中程公曰事君盡忠自今日始豈可圖前列而效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且及吳處厚蔡確事曰自古興衰治亂悉由人材人材之困厄於朋黨今處厚箋註詩章臣恐朋黨之禍自此始主文者以其言直恐忤旨置公末科賜同進士出身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攝邑事吏多以年少易之及牒訴還至剖析曲直迎刃而解不奄月訟庭闐然紹聖二年冬呂參政惠卿自大名移帥鄜延欲辟公置幕府固辭不就卽檄公與邑令視河堤檄到值喪長子捧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憂國忘家者也適朝廷大開御河隆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不以申奏監董甚急公上書帥司略曰某非有避也時方凝寒鍤鏹一舉冰凍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當身任其責卒用公言上奏朝廷從之明年河成所活甚衆會秩滿去官五年循通仕郎遷衢州龍游令邑小民未知學公爲建庠序設師儒延見諸生講論經術自此登科者相繼起里閭惡少嘗十百爲羣持地虺擾民以規利稍不如意輒鼓譟擲瓦礫碎屋壁前令不能禁公密白

之州。籍其壯者爲軍。日得百餘人。風遂革。未幾。丁淑人劉氏憂。崇寧二年。服除。調萊州膠水令。膠水號劇邑。豪奸宿蠹。挾勢虐民。習以成風。有溫包者。恃陰告人。率不實。公案前後犯治之。州別駕與包連姻。以位臨曰。令敢爾邪。公曰。包犯法。某以法治。不知其他也。有強賊百餘人。侵縣境。率僚屬親捕之。且約曰。獲盜公等受賞。不然。身獨任罰。幸無退志。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久之不能獲。公廉得其跡。越境徑造賊壘。取女以出。斬首五十餘級。焚其廬。州奏功于朝。官屬皆被賞。公亦進文林郎。同舍生林迪者。先公登第。音問不相及者累年。官萊之別邑。公始至也。迪挈家詣公。經旬而去。迪以病告。公赴之。垂革尙能語曰。迪身如何。公曰。某任後事。室人子女如何。公曰。嫂當養。子當教。女當適佳士。後以迪女妻修職郎康森。且慮居處南北。再以親女妻森之弟協。申愛好焉。迪子懋。後從公討賊得官。又文登令。卒于官。貧不能歸。公詣弔之。厚以俸津。遣其行。職甫滿。丁大父憂。大觀三年。循承直郎。再調晉州趙城令。下車。修鳩皇祠。新趙簡子廟。且請于朝曰。趙城前有并河汾陽之固。後當晉絳蒙坑之險。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種植。實河東用武之地。願陞縣爲軍。如楚之漣水。開德之德清。命以軍額。實治縣事。且大養軍士。以備不虞。復言慶源。乃國家興王之本。趙城。又慶源之本也。書聞。不盡如所請。公曰。方今承平之久。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有知吾言者矣。政和三年。以薦改奉議郎。知萊州掖縣。一日。當路需牛黃。縣坐數百兩。吏民惶懼。無以應。公條具報部使者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凝爲黃。當此太平。和氣橫流。牛無傷者。黃何自得。部使者怒。取邑官名位欲劾奏之。公曰。此意自某出。同僚何預。獨書銜以上。牛黃竟免。亦不加罪。公前後宰四邑。其綱

條簡而不煩。所至稱治。嘗語人曰。某之作邑。其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直龍圖閣范公純粹。知公深。每對客語及作縣。則曰。如宗君所至。有去思。雖古循吏。未見其比。在掖縣甫及考。尤爲青帥王公。莫所知。辟置幕下。未幾。專罷中書梁公子美繼來。公投檄丐去。子美驚曰。聞公名舊矣。何疑而遽去也。公力辭不獲。子美欲新青城壁。擬拆齊之樓櫓。以助增修。檄公往相視。公曰。齊亦吾地。損彼益此。人必以公爲隘。願勿毀。子美忻然從之。五年。有旨陞登萊濰密四州爲次邊。遴選能吏。可任守貳者。子美以公名應選。差通判登州郡。邑有宗室財用田數百頃。皆磽瘠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無所收。率取于民。以應辦。公條奏得除免。黃縣有大俠。與河上居人有隙。請於朝。言治河事。下部使者。大起夫役。公曰。是役也。吾未見其利。而徒擾于民。條具申乞寢罷。朝廷從之。道士高延昭者。恃勢犯法。無復以州縣爲意。公窮治之。不顧。已而朝廷遣使結金人爲海上之盟。公語所知曰。軍興多事。自茲始矣。磨勘承議郎宣和元年。丐祠。得主管南京鴻慶宮。方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閒。著書自適。有終焉之志。會延昭訴于朝。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林靈素主之。褫職。羈置鎮江府。公聞命曰。罪大責輕。丹徒善地。卽日就道。坐廢四年。公娶陳氏。至是疾卒。卜葬京峴山之陽。就居丹徒。經郊恩得自便。四年。差監鎮江府酒稅。敍宣教郎。公盡心迺職。課入倍加。六年。復判巴州。靖康元年。有詔侍從官各舉所知。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公。可任臺諫。召赴闕。公奏對三策。上嘉之。時粘沒喝。斡離不再犯河朔。王師一再失利。廷議遣使。八月甲寅。假公宗正少卿。奉使斡離不。李公若水假祕書少監。使粘沒喝副使。令選差七日起發。公曰。此行不生還矣。或問其故。公曰。某豈能屈。

節外庭。上辱君命邪。彼如悔過。退師固善。否則與之力爭。必死敵手。初以和議使爲名。公力奏言名不正。請改曰計議使。從之。議者謂公剛方難合。且徒死何補。時朝廷意主和。遂改命著作郎劉岑。初王雲使北。歸過磁相。謂守臣曰。敵聲勢非前日比。且善因糧。若清野則無所得矣。兩州知其言。公抗章論列。宰相非其人。及宣撫使副提大軍逗遛不進。并劾雲張皇敵勢。迫脅人主。及請河北西路清野。聲東應西。恐從東路入寇。雲墮賊計。先自困西路耳。上以章示雲。雲于是憾公切骨。九月。會詔選易河北帥臣等。辛未。除公朝奉郎。直祕閣。知磁州。訓詞曰。河朔列城。每謹擇守。矧茲滏陽。當兩衝會。寄委之重。尤在得人。以爾才術敏強。裕於從政。宣力中外。克著風績。俾膺是選。實允僉言。往其悉爾心力。惟事事乃克有備。則罔後艱。可不懋哉。時太原新失守。真定攻圍甚急。河北河東州縣多闕官。被命者率託故不行。公曰。食君之祿。而臨事畏避。吾君何賴焉。遂單騎即日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河上。自北來者盡驚曰。敵已犯真定矣。雖往何益。笑不納。庚辰至郡。前此磁經北騎往來。人民流徙。帑藏枵然。不復可守。公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兵器。募豪傑爲必守計。不逾月而辦。唯糗糧不足。視帑中所有。盡以高價糶米數萬斛。然後廣募義兵。應者雲集。公度所儲尙不能久贍。又出俸助之。由是民間爭獻金穀。公上疏乞邢洺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四郡應援。則一路常有十萬兵。上嘉之。嘗以語康王。其後諸郡議卒不用。時敵人再犯河朔。攻保寨不克。遂治兵中山。大會會長諸番部於真定。晝夜急攻。壬辰。上親劄賜公曰。知卿糾集軍民。共濟國難。今遣呂剛中侯章圍練起發。想當即日就道。以効忠義之節。苟可立功。一面施行。高爵厚祿。朕所不愛。

也。繼除公河北義兵都總管。有招安強寇。號第十三將首令者。恣橫兇暴。不改故態。馳騁市肆。閒公命斬之。公領所練義兵。直抵真定。屢與敵接戰。兵力單弱。圍不可解。十月丁酉。真定陷。河北居民震恐。公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併上之。策議十一月。詔曰。知磁州宗澤。措置邊防利害。可採。除祕閣修撰。訓詞曰。朕以疆場多虞。干戈未息。咨擇能吏。以扞一方。而滏陽近藩。實當要衝。爾條畫邊務。洞達戎機。刻牘上聞。朕用嘉歎。中祕論議之。織其選甚高。非爾之才。不以輕授。益恢遠略。紓我顧憂。幹離不自真定。引兵南進。陷慶源。宣撫使范訥。率兵五萬守滑。濬以扞之。公亦大治甲兵。聲振河朔。幹離不知有備。乃東趨大名。歷魏縣。乙亥。自李固渡渡河。恐公兵躡其後。乃分遣數千騎。直叩磁州城下。公披甲乘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矢下如雨。敵退走。開門縱兵追擊之。斬首數百級。所得牛馬金帛。盡以賞軍。其城上用神臂弓者。又厚賞之。自是義兵。人人奮勵。迭出擊敵。或守要害。日有克捷。初。刑部尚書王雲。遣從吏李裕。問道馳歸。傳幹離不語。若得親王兩府。奉使議和。兵庶可解。康王頃嘗與幹離不周。旋北人畏服。乞遣康王。朝廷從之。公抗章乞輟康王之行。事佚朝廷猶豫。會雲繼至。請益堅。上曰。肅王既留。又遣康王。萬一盡爲所留。奈何。雲曰。康王行。則和議可成。和議成。必無留康王之理。臣以百口保之。上用雲計。於是王被旨出使。以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爲參議官。延禧世則見王。即召雲共語。王曰。國步艱難。臣子當盡忠竭節。苟可以安社稷。何辭使萬里。顧謂雲曰。尚書謂此行。和議必成。至以百口保之。豈別得幹離不之語乎。雲爭曰。未嘗敢爲此說。王曰。尚書奏事時。適在御屏後。盡聞所言。康諫亦侍立榻旁。呼諫出問之。如王語。雲無

以對。丁丑發京師。辛巳至磁。公率官吏迎謁。王撫勞甚至。公曰。大王乃欲親使敵中乎。王曰。奉皇帝之命。不可不行。公曰。更熟議之。聞敵人由大名已渡河矣。恐不可遣。萬一更如肅王爲敵所留。又將如之。何以澤觀敵情。豈有肯和之理哉。特設詭詞。欲挽致大王耳。可不察乎。會郊外飛塵亘天。公密遣裨將張宗。領騎數百覘之。甫至三十里。果遇敵騎。遙望問張宗曰。是非康王與王尙書乎。宗應聲云。是。復傳語尙書。可速來。宗回以告公。密戒城中爲備。且以宗所見。白之康王曰。敵情灼然可見。願大王勿行。王因問所養兵。公曰。民兵可及萬人。皆在近地。有急則呼之。饋不費糧。趙。邢。相。則無有也。雲因而責公曰。公前日見勅。何也。公曰。如公固不足勅。自宜撫使。副劉。幹等。某無不勅之。大抵張皇敵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某哉。王行期未決。磁有嘉應侯祠。州人事之甚謹。請康王與王尙書共謁祠下。公從旁贊可之。曰。卜以決疑。時有被鹵婦人。從魏縣寨中脫走至磁。言見幹離不掠太平車。由李固渡相衝如浮橋。過南隄。又以船載魏縣官妓。吹笙簫月下而渡。人心聞此。殊不寧。且怨曰。敵不由磁相。乃從李固渡。前用雲計。徒毀我牆屋。籍我糧草。壬午。會王謁廟。州民遮馬諫曰。不可去。肅王已爲人誤。送入燕山。初言至河。必曰。幹離不重信義。大臣亦保無他。今果何如。雲乘馬在後語之曰。大王謁廟卽歸。非北去也。民不以雲言爲信。曰。已有萬人守北門。雖欲行不可。延禧世則諭雲勿與辨。雲曰。人言何足恤乎。竟進至廟。民心益忿激。厲聲指雲曰。此清野之人爲敵計。真細作也。謁神畢。民如山擁。公語雲曰。外頗喧亂。約與偕行。雲易之。與延禧世則先出。小吏附耳語延禧曰。外已失王尙書馬。延禧約世則速行。百姓皆露刃怒目。因迫視曰。此非王尙書耶。雲乘

小吏馬相繼出。遂遇害。及王出廟門。父老前擁言曰。今離此門五六十里。卽有敵騎。王雲乃細作也。王諭以不復北去。衆始引退。王諭公取首亂者一人斬之。梟首廟前。收雲從吏隸王府。內外迺定。從馬識遠取國書。識遠曰。雖云副使。實曰小吏。國書未嘗見也。迺發雲行李。索得國書。并上賜肅王肅王夫人書。長主與都尉曹晟書。咸已發封。知前後未嘗達也。又得皂裘一番。巾三羅綾錦各一。王曰。必有人見此。故謂雲爲細作也。衆因謂磁不可留。又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使臣任永爲敵騎所掠。問王所在。永不以實告。後得脫告王。癸未。王留相州。乙酉。幹離不軍劉家寺。京城戒嚴。閏十一月癸巳。粘沒喝亦至。軍青城。己酉。朝廷遣忠訓郎閣門祇候秦仔等。齎蠟書詣王。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享伯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可充副元帥。丙辰。京城失守。戊午。王語僚屬曰。吾夕夢皇帝脫衣賜我。我服之。此何徵也。有頃。仔至。再拜以蠟書進。王涕泣望闕謝恩。軍民感動。仔曰。敵圍城甚急。方大雪。皇帝御遙津亭。遣仔等請王起兵入衛。十二月壬戌朔。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備御劄行下。丁卯。准大元帥府備坐。詔曰。迺知州郡糾合軍民。共起精兵。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士。天地神祇所當佑助。同力叶謀。以濟大功。應辟置官屬。茲從便益。劄下知磁州祕閣修撰宗澤。准此。公拜命感泣。甲子。御前再遣閣門祇候侯章至大元帥府。出蠟書曰。京城圍閉日久。康王真朕心腹手足之託。已除兵馬大元帥。更無疑惑。可星夜前來入援。章曰。皇帝遣章十輩來。唯章一人得達。陛辭曰。宜諭臣曰。王辟中書舍人。得可令便益草詔。盡起河北精兵入援。又曰。恐諸郡留精兵自衛。當使守臣自將。庶盡得精銳之兵。或難章曰。審如此。則河朔兵一空。他日金人歸師。列城何

侍章曰。方京城事急。未追他議。況此出皇帝之意。王迺命延禧草詔。如章言。頒之。乙丑。大元帥府迺傳檄諸郡。其檄曰。契勘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王於相州被受御前蠟封。皇帝親筆。除兵馬大元帥。已於今月一日開府。三日。又准閣門祇候侯章賚詔書來。催促起兵。當府除已備坐詔書行下外。仰逐州依詔書守。臣自將。竊惟敵人猖獗。再犯京城。攻圍未解。君父憂危。臣子之心。義當効死。矧凡在職。世受國恩。當此艱危。豈應坐視。宜勉忠義。戮力勤王。仰逐州守臣。如指揮到日。依已降詔旨。不移刻措置起兵。除量留本處募到土豪。分擺地方守禦外。盡數剗刷官兵精銳。招集強壯。堪充出戰人。逐色團結。并堅利器械。隨隊附帶。差得力人。官兵以將佐隊將押隊內選差。民兵以知縣丞簿巡尉內選差。逐州使臣。更切措置。糧料輕賚。以防沿路次舍艱食。隨宜供億。本府已選定十二月十七日以後。正月三十日以前。節次到大名府會合。聽候指揮。審度前進。右劄送中山府陳延康。享伯。知河間府黃待制潛善。知冀州權修撰邦彥。知德信州梁徽猷。揚祖。知洺州王寶文。麟。知深州姚直閣鵬。知磁州宗修撰澤。知德州滑大夫彥齡。知棣州趙大夫闕。知博州孫大夫振。知慶源府表刺史汝明。知保州葛刺史逢。知霸州辛刺史彥宗。知安肅軍王大。徹等准此。唯中山慶源受圍不得通。餘悉被受。丁卯。上遣僉書樞密院事曹輔同北使迎王。且密爲蠟封。及礮書付之。因令齋詔撫諭河北。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斂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院帥。和議遂定。宗社自安。生靈獲全。恩厚德深。恐四方隔絕日久。未免疑惑。仰諸路監司守臣。速行撫諭。及移文鄰路。各令安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乙亥。王發相州。丁丑。至大名。先是公屢言。宜會兵奪李固渡。斷敵歸路。衆議不可。公

聞李固渡敵騎往來不斷。自將秦光弼出東西兩門夾擊之。敵兵潰。斬首數百級。因拔城下寨。光弼兵不遇千餘人。更出迭進以撓李固寨。敵旣渡河。留兵數萬屯西岸。有寨數百。公時遣壯士夜擣之。破三十餘寨。奪其資糧。翼日會大元帥府檄至。約提兵會大名。遂班師。公卽量留人兵守禦破城。盡提所募兵進渡漳水。宿鄴鎮。軍馬履冰渡河。時天大雪。公披堅乘馬。道逢郡守。往往臥氈車。齋庖具自隨。公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癸未至大名。領兵以參王府。王諭撫循甚至。論至終日。且曰。京師受圍日久。入援之策不可緩。乞早處分。王卽面諭公。就供副帥之職。僉書公名。公稟命退。繼除公爲集英殿修撰。曰。伏見兵馬副元帥宗澤。風力敏強。氣節高邁。方時艱棘。夙夜精勤。招集民兵。豪傑爭輔。志存滅敵。義不辭難。經營百爲。各有條序。老當益壯。今見其人。宜除集英殿修撰。已具奏聞去訖。右劄付准此。公翼日入謝。初粘沒喝欲召王還京師。其曹輔之出迎王也。敵以甲騎三千從。輔東至興仁。城守甚備。王師二萬列柵郭門外。敵騎去城數里許。留不進。輔獨入城。與知府事會懋密語。具道敵已登城。而斂兵不下。議和恐可成。懋詰輔曰。敵人貪冒姦詐。豈有登城而兵不下者。必公家族遭執。脇爲是言耳。輔迺裂誓書示懋。并出蠟封。令奉上大元帥府。甲申。破蠟封。迺上手詔曰。京城失守。社稷安危。尙賴金人講和。止於割地而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屯近甸。以同濟難。無得輕動。恐誤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此。次以誓書。其字粲然。迺樞密院書也。書曰。大金已通和好。猶未退師。諸路勤王人兵。可且於稍近三五程間駐劄。候師退日。放散。於是汪伯彥等在側。咸執以爲然。公曰。敵人狡譎。事勢如此。是必款我師也。豈可深信。以貽後悔。乙酉。

知洺州直寶文閣王麟將千人詣大元帥府。謁告歸視親疾。從之。以兵隸公。丙戌。王會幕府議行軍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發。以解京師之圍。伯彥曰。不可。敵兵十萬圍京城。四控要害。自衛南抵都城。壁壘相望。覘者水火不通。吾當量力。何論解圍也。公曰。京城圍閉日久。君臣相望入援。何啻饑渴。方今之計。當言軍中久不聞天子詔令。願見君父。旣曰。通和請亟退。設有詭詐。則吾兵已在城下。王從之。命公先行審敵情。大元帥以次進發。戊子。公提兵二萬發大名。以劉浩將前軍。尙公緒將左軍。陳淬將中軍。常景將右軍。王孝忠將後軍。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隨軍應付。出南門趨開德府。聲言王在軍中。庚寅。王發大名。如東平。二年春。正月辛卯。公至開德府。時遣精銳與敵挑戰。前後十三戰。兵出輒捷。敵自是不犯開德。癸巳。王次東平。敵挾帝迎王甚急。乙未。遣中書張激行。戊戌。激持詔直叩開德。問王所在。諸將以不知荅之。激曰。敵方登城。援兵未可進。徒誤大事。公曰。此賊爲他來款我師。令壯士乘城射之。激與敵俱遁走。閣門宣贊舍人蔣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自卽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久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年。應援兵尙爾稽遲。使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城。按甲議和。奈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如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實未斂兵。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朕自禱皇天。皇天未之震怒。下告人民。人民未之懷憤。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于邊裔。孰若發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

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讓。結集北道軍州。自以爲號。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于邊裔。天下安平。朕與汝等分上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辛丑。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帥州兵千人。至大元帥府。王命屯開德。受公節制。二月丁卯。王命公及黃潛善分領勤王兵。檄曰。契勘金人。長驅再來。攻圍京城。當府近自河北。被旨勤王。已領大兵過河。與諸路會合。前進解圍。救援君父。夙夜痛心。惟恐緩期。尋據興仁府。申到曹樞密所傳蠟書手詔。及樞密院鑿書白劄子。當府尋節次探得。金人自京城劄寨。擺布北來。直至東明宛亭。南至胙城。東跨五丈河。西抵黃河。水洩不通。度其奸計。一則把截。以防北來勤王之師。二則恐朝暮不測。迤邐進寨。漸回東北。前來窺伺。吾軍若不前起。慮落奸後。立見危殆。今合將諸頭項人馬。節次分遣於開德府。興仁府。濮州。柏林鎮。廣濟軍。單州一帶。擺布駐劄。除權邦彥。尙公緒。常景。王孝忠。孔彥盛。隸宗。元帥。張換。高公翰。王善。隸黃待制外。今撥濮州閭丘陞。姚鵬。孫振等。共二萬四千人。並仰聽宗元帥節制。廣濟軍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張榮等。共二萬五千人。並仰聽黃待制節制。仍各深切體認。今來擺布人馬。與寨柵。一如對壘相望。足以伺察動息。仰更切不住遣信實得力人偵探。多方尋路前去。鈎索金人去住之意。久近之期。所嚮之方。如是不測。引兵前來侵軼。仰火急戒嚴持重。以待乘便掩殺。仍一面馳檄諸處。相爲應援。及節次不移時。飛申當府。以憑差撥人馬。前去策應。如是探得京城動息。或有覺可乘。要須審度可否。飛申當府。當審詳事宜。約南京宣總司。催促陝西江淮勤王帥帥。相與審度。然後尅日大舉。互相應援。務在警懼。以備不虞。庶幾正應詔旨。不誤國事。先是大元帥府。遣張超。李安。

入京城偵探。至東明。爲敵所得。因留北寨。聞敵言國相已令於三山縛橋絞筏。期以端午到燕京。旣而走脫歸。爲王言之。於是王會幕府議。或云敵雖曰斂兵不下。而京城沉默。息耗不通。不若約進兵便。或言京城四壁。旣爲敵有。吾師一逼之。如太上皇帝何。議不決。己巳。迺再草檄行下曰。契勘當府。今月七日。已劄黃待制。宗元帥。節制開德。與仁兩府。濮。單。二州。廣濟軍。柏林鎮等處諸頭項人馬。與宣總兩司。互相應援。務在警懼。以備不虞。要當審詳。毋或輕舉。庶幾上應手詔。不誤國事。并劄宣撫司。炤會外。今再簡蠟書手詔。及樞密院指揮大意。謂金人登城。斂兵不下。已通和好。勤王人馬。未可向前。恐徒誤國。今來雖已劄下。開德府駐劄宗元帥。節制濮州。閭丘陞。姚鵬。孫振。及將隨軍陳淬一行諸頭項人馬。並聽節制。并劄下與仁府駐劄黃待制。節制廣濟軍。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張榮。駐劄柏林鎮等。將隨軍張換等一行諸頭項人馬。並聽節制。及宣總司。互相應援。切慮隄備未謹。審度未盡。仰逐處更切差得力信實之人。前去京城以來。多方偵探。如是登城之敵。未有退期。及胙城。衛南。韋城。宛亭。東明。南華等處敵寨。稍有隙可乘。便合隨處事宜。審觀形勢。料度彼己。見得委是以前進。卽仰一面進寨駐劄。與附近人馬。遞相關報。互相應援。仍申當府。以憑策應。不可守株。如未得利便。不宜妄動。上誤國計。卽日具本處動息。及探報到事。具狀飛申。并劄宣總司。炤會施行。令徧牒陝西。江淮諸路勤王師帥。炤會施行。公得檄。日謀進發。檄閭丘陞人馬。逗遛不前。公開王善叛去。遣人招集之。得三千餘人。尙以兵力單弱。不能進。乙亥。有佛奴者。本大名之魏縣人。爲敵所得。至劉家寺寨。凡半月。脫而北歸。至宛亭。會雨雪。苦寒不能進。又爲彼游騎所掠。

留宛亭寨中使牧羊聞敵言須麥秀可歸師庶無水草之慮已而復乘閒得脫北走官軍得之送大元帥府具道彼中事因言敵之大酋死事者感傷切至以刀撈額跪而大哭佛奴能周旋以效之於是王命檢書己巳丁卯檄書再下付公炤應施行初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常景之將孔彥威告景叛王命彥威擒景許以景官及兵授之是日彥威斬景以首級來於是彥威自承信郎除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統景兵萬人赴開德披城下寨令受公節制卽彥丹也戊寅王謂幕府曰京城寂然無耗劄探未詳吾息不安可再檄開德與仁并下南京宣總司其檄曰契勘金人歸期全未見的確信息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絞筏不久渡河然登城之敵至今不下大寨或有未起小寨旁列四起劫鹵吾民搬運糧料或候麥苗長大可以喂飼牛馬方可北歸是未有去計講和之說實款我天下之師觀其形勢慮包詭謀今仰見在開德府副元帥宗修撰與仁府黃待制各宜加意召募信實之人前去偵探如是得委有奸計尙或窺伺京城未有退師之意仰詳審形勢料度彼己隨處糾合附近諸頭項統制官兵尅日進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逼脅令去仍宜持重明遠斥堠毋致反落奸後不得先以兵馬挑弄自啓敗盟之釁內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濮州如黃待制起師之日先告諭與仁府單州廣濟軍各嚴備守禦其遠處城上地分先已撥布若軍民之兵不得一例起發使各保守以防乘虛并仰南京宣總司炤會宗元帥黃待制一依今來指揮各精細覘探互相關報會合進寨約于近京駐劄務要聲援相應仍下河北運判顧大夫京東運副黃龍圖隨軍轉運梁修撰等各隨處應付錢糧不可小有缺誤小帖子并契勘南京開德府與

仁府等處。去京城遠近不同。卽起發。當有先後。務要同日到京城側近。切在契勘。無令參差不齊。又小帖子。再契勘京城圍閉日久。昨朝廷遣使齋傳詔諭。雖知金人已再講和。無復鹵掠。然到今累月。未開退師。今勤王之師。諸道雲集。使欲相與戮力。進兵血戰。仰念聖上屈己崇信。講好息民之意。未得輕進。當府已累劄下。審觀形勢。可進則進。無先以兵相加。自取敗盟之釁。今仰副元帥宗修撰。節制黃待制。宣撫范承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野。經制翁閣學彥國。發運向閣學子誣。發運方徽猷。孟卿。淮南路提刑汪郎中師忠。知揚州許龍圖汾。前知密州郭待制奉世。西道總管王資政襄。陝西五路制置錢侍郎蓋。知汝寧府趙侍郎子崧。仰各申飭諸將。整軍伍。利器械。具糗糧。若旬日之間。師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誓身一戰。凡在臣子。世受國恩。各懷忠義之報。必效死立功。仍仰吐心瀝誠。紬繹方略。合謀解難。速行條具。供申公捧檄。謂諸將曰。王府今檄。灼見敵情。忍坐視乎。是時北道總管趙野。與河北東路宣撫使范訥。命軍南京。自號宣撫司。趙軍自大名亂後。尤無紀律。日出剽掠。甚于敵騎。獨公日夕以都城之圍未解。憂慮切至。書告大元帥曰。敵人果修好。卽應退師。今兵久不解。疑生變。乞更檄諸道。約日進兵。同會京城。公又移書野。訥。曾懋。以君父危急。願協心入援。書見前野輩盡以公爲狂。不荅。時子誣在宿。子崧在陳。何志同在許。陞在濮。懋在曹。俱環京列屯不進。彥國則經制東南六路兵。徘徊于淮甸間。初朝廷以彥國爲經制使。盡起東南六路兵入援。彥國所統洞丁鎗杖弓兵數萬屯泗州。聞京城圍閉。顧望不行。知州事賈公望率官屬詣彥國曰。京城報甚急。天子日夜望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豈欲反乎。不惟上負朝廷。泗州久壘。錢糧俱

謁自明日更不供公宜斬公望以謝軍第恐朝廷他日未遽貸公耳。彥國色沮翼日提軍迂程趨淮西而去。公料賊決有異謀。且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卽欲以孤軍進。召諸將計議。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公怒。欲斬之。諸將拜乞貸。淬効死。釋之。會得大元帥府檄令會合。庚辰。公迺進柵南華境上。命淬曰。汝當先諸將一行。謝前日之過。淬曰。敢不効力。遂進兵。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卽頓兵南華。是日康王發東平。癸未。至濟州。三月朔。二聖在郊宮。丁酉。太宰張邦昌以敵命僭立。敵自宛亭引衆逼興仁。列柵而屯。復分兵寇開德。公遣彥威與戰。敗之。度敵必犯濮州。急遣邦彥嚴爲之備。兵果至。接戰。復敗之。駐於近郊。辛丑。再戰。殺傷相當。公自南華遣二千餘騎援濮州。敵兵引去。復向開德。邦彥。彥威合軍夾擊。敗之。壬寅。公親提所節制兵。進至衛南。前驅報曰。前逼敵營。當少避之。公曰。第言兩國旣和。久不退師。我欲入覲君父。敵無得出寨。諸將莫曉其意。公曰。以將孤兵寡。不深入重地。不能成意外之功。公揮衆入敵區。彼亦陳兵以待。公操戈直前。親冒矢石。與敵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兵至。刀旣接。陽敗而卻。我師追擊不。利。傷者什二。王孝忠死之。公令將士曰。今前後盡敵壘。進退等死。當從死中求生。士卒亦知必死。人人爭奮。莫不一當百。敵大敗。斬首數千級。敵退卻數十里。遂據韋城。已而公私自計曰。敵兵十倍于我。一戰而卻。必當有謀。若盡合諸營鐵騎。夜以襲我。我軍殆矣。深暮。戒裨將辛叔禧。杜琳曰。徙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此深溝自固。兵不再出矣。癸卯。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出敵不意。襲擊敗之。自戊寅。檄後兵無會者。獨公屢與敵戰。每捷到。王嘉歎不已。於是承制除徽猷閣待制。辭曰。兵馬大元帥府。竊見朝奉郎。

集英殿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兵馬副元帥宗澤。自河北躬率大兵。鼓行而南。與敵對壘。初則養銳以待。今則奮怒而前。人之所難。視之甚易。心堅金石。忠義凜然。協濟大功。且有褒擢。今除徽猷閣待制。先是覘事人張宗至京師。爲邏者所得。執以見權領尙書省王時雍。宗具言遣來狀。時雍以邦昌事告之。且補武修郎。不受。乞歸報府。時雍縱之。丁巳。黃潛善攜宗至大元帥府。出邦昌僞號文字。金人號文字赦文。王讀畢。往麟嘉堂與府僚呼問之。王慟哭。期以身先士卒。邀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耳。大王迺宗廟所繫。不可輕舉。王謂府僚曰。斯報國之秋。可速檄河南北諸郡。及河北山水寨。一應官民之兵。邀其歸路。或斷橋阨險。設伏襲擊。當親提大軍策應。効死。仍檄副元帥宗澤。依策應行之。戊午。公得陷敵宗室二人。問以都城事。言二聖留敵營未還。公具上大元帥府。己未。公起南華。進兵臨濮。夏四月庚申朔。兩宮北狩。敵營定議。以幹離不軍。由滑州路進發。以粘沒喝軍。由鄭州路進發。兩路謹送。日行數百里。辛酉。大元帥府傳檄郡國曰。靖康二年四月二日。兵馬大元帥皇帝弟康王^{名御}。檄郡邑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志。凡在率土。世受湛恩。今陳瀝血之辭。庶獲捐驅之効。茲者上皇禪位。下詔責躬。事出忱誠。人皆惻隱。恭惟皇帝。遵養潛邸。十有五年。克儉克勤。博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日。金人大入。許割三鎮。迺肯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疆。及陵寢之重地。請計賦租之入。以爲歲幣之常。迺曰。淪盟實惟求釐。再操戈而詣闕。遂鼓衆以乘塘。至於屈己稱臣。露章引咎。初斂兵不下。詭曰。通和。旣邀駕出臨。迺輒留駐。故人望北塵而後。旣已降詔而割地。腴民畏左衽而拒門。又爲隙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子。

諸王近臣皆質敵營。恐將北去。攷之自昔。未有或然。臣子之心。痛憤徹骨。名昨奉睿旨。充兵馬大元帥。倡義率衆。形從響答。數百萬衆。奮怒而前。內揆人心。可知天意。逼逐狂類。今茲已行。強抑臣僚。俾從僭位。天怒人怨。曷能安居。除已發遣大兵。糾合諸郡。把阨險阻。焚絕河梁。或迎擊於前。或追躡於後。期于掃清千里。迎還兩宮。帥臣等其統饒銳之衆。使堅忠義之心。撫摩良善之民。毋忘歸戴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奸。或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可究。三靈在上。實聞其言。仍下宣撫使范訥。河北道總管趙野。西路副總管孫昭遠。經制使翁彥國。東道副總管朱勝非。西道副總管高公紀。陝西制置使錢蓋。京兆帥范致虛。鄜延帥張深。副總管劉光世。熙河帥王似。知汝寧府趙子崧。發運判官方孟卿。向子諲。亟會兵城下。以俟進發。奉迎二聖。無得輒入都城。因緣殺掠。初。公遣人覘敵動息。見其日夜益兵。增寨柵。備守禦甚嚴。公曰。是款我師。必欲由他道遁也。卽夜遣兵襲之。得其所掠人。問以都城間事。或言二聖已爲彼邀取。間道渡河北去矣。公未之信。方謀引兵渡大河。據敵歸路。而對壘諸營。一夕解去。公方知二聖果播遷。北望號慟。卽自臨濮提孤軍。趨滑州。走黎陽。由大伾。壬午。至大名府城南下寨。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邦昌僭立。卽回。欲先行誅討。且密遣健步間道持檄。安慰京城士庶曰。兵馬副元帥宗待制。契勘當府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分遣諸處人馬。追襲掩截金人。仍令隨軍便宜措置。自承大元帥府劄子。星夜間道。遠遣使臣等。徧督河北河東路州軍府將。台心併力。各據要害。斷絕橋梁。把扼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并后妃。期還宮闈。與三

軍將佐効臣子死節。誓報國恩。及行下大名府諸路。分催諸處義兵將士五路人馬。相約掩擊去訖。炤對自去年十一月以後。金人登城。按甲不下。假倡和議。款四方勤王之兵。坐敵近甸。詭詐百出。使中外聲援不相接。致請二聖出郊。迺輦金載帛。罄竭帑藏。以遂其欲。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已下。踰河北去。及是啓行外。方始知覺。四方痛切忿恨。呼天號訴。日月慘色。豈裔敵戕我中國。迺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遺患。遂至今日。然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天眷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在。特公卿將相。一心保護廟朝。安存士庶。以此見大宋之恩德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輯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議和信盟。以埃敵退。俯爲生靈。每戒輕動。暨國家一落敵計。蒼生奈何。康王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須悲痛。左右開勉。莫回便欲躍身自奮。手格狂類。以刷君父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催督忠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皆許充賞。期以力救駕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諸臣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輿情。日夕願望。必與念祖宗積累之厚。遽遭金人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禋福天下。當府駐兵。去都城不遠。須至詳具公移慰撫都人者。時諜者言京城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或諸道兵馬。皆來討逆。則吾民重困矣。迺貽書于公曰。御咨目上元帥待制。台座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王事。台候萬福。御名去歲使敵營。中道輟行。所攜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畿。

巴承再和之詔。繼得礮書。又戒生事。且防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爲逼逐之計。閱日既久。賴知敵情。不免督兵前去。繼聞領兵戡難。感涕交頤。卽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徒。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具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勳。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敵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僞。慮百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致欲按甲近城。御名移書問故。得其實情。卽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乎察未瞻會聞。尙冀厚爲宗社所賴。保倍台重。不宣。書後復批曰。近有尙書省劄子。於濟寧間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仍嚴備也。公得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城。按甲觀變。公曰。人臣安有張紅蓋。服赭袍。居正殿者乎。卽上書謝。書見前繼探報人申俊等。申繳張邦昌赦文。公讀之。益憤怒。卽具申大元帥府。文見前繼具劄子告王。文見前兩劄上。公謂所知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戊辰。邦昌召從官入延福宮。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遣奉御史尙書左丞馮解。副使權尙書右丞李回。詣大元帥府迎王。己巳。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大元帥府隨行官屬耿南仲等。上表勸進。王不許。公亦累狀懇請。前兩史無檢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敵人犯順。輒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殄滅。亟聞失守。遂蔑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析。適至播遷。涕淚橫流。

心肝糜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爲子爲臣。夙夜實不遑發。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意。顧國家之任。難徇衆情。所請難議。施行公再上狀勸進。文見前再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

帥宗待制。金人披猖。變輿播越。詔令不下。無所稟承。遐邇民心。翕然見屬。謂天下之動。必正於一。故連日

之請。迺至于三。雖與情難以輒違。而孝心有所不忍。方將徧覽所上。詳熟以思。俟入京城。款謁宗廟。若鑿

與未還。欲撫定民庶。權聽國事。宜體此意。無復苦陳。初濟陰夜有紅光燭天。如赤烏翔。羣狀識者以爲宋

火德之符。於是濟之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府。乞王卽位于濟。幕府羣僚。或曰濟。或曰南京。議未決。

會公亦乞于南京開府。文見前於是南京之議遂定。戊寅。大元帥府命公部將士於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己

卯。以次進發。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南京。五月庚寅朔。王卽皇帝位於南京。大赦天下。曰。皇天佑宋。卜世

過於漢唐。藝祖承周。受禪同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隆不拔之基。屬以朝奸。稔成邊釁。恃中都之

安富。忘外敵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行。痛念鑾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

進徙。宮闈爲之一空。強抑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而受旨。開元帥之府。以總師。方輸敵愾之忠。亟

奉講和之詔。豈圖變故。終致阽危。蓋嘗指日以誓諸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灑血而檄率土。冀外附而內

親。而三事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壘臺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

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羣情。嗣登大寶。宵衣旰食。紹祖宗垂創之基。疾首痛心。懷父兄播遷之難。顧號令

久隔。衆罔繫心。軍旅荐興。民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誕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改

元建炎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先。朕欲救在原之急。嗟哉文武之烈。若茲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其一德以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躋待康乂。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爲同知樞密院事。辛卯。詔元帥府限十日結局。詔公赴南京行在。甲午。公上表賀。文見前乙巳。准告覃恩。轉朝請郎。訓詞曰。朕纂服丕承。疏恩大賚。眷惟邇烈。宜在褒嘉。具位宗澤。執德粹明。受材宏達。自陞華於法從。良著績於周行。加秩之崇。於昭新渥。輸忠之報。益展素懷。公拜命上謝表。表佚分兵河上。量帶數百騎。徑自衛南南華詣行在所。六月己未朔。公入對。氣哽不能語。涕泗交頤。上亦爲之動容。復陳興衰撥亂大計。極論當時人材。上問勞甚厚。凡進四劄。文見前上有留中之意。而左右不容。癸亥。以公爲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提舉隨房郢州兵馬巡檢事。訓詞曰。唐太宗天策舊僚。以次登用。皆備公卿之選。朕元帥開府。總兵朔方。汝起滎陽之師。實爲傾助。肆加褒擢。無愧前聞。具官宗澤。博學雄文。懿行高節。剛大之氣。至老不屈。縱橫之才。應變尤長。力陳排難之謀。克奮勤王之志。獨當一面。聲望卓然。並嘉翊戴之功。宜有褒遷之寵。躋延祕閣之華序。往鎮襄陽之大邦。共濟多艱。聿來圖効。旣通二禁之籍。勿替告猷。仍俾千里之民。悉安新政。時復有割地之議。公上疏。文見前上聞其言。壯之。戊辰。改知青州。上丞相李綱書。書見前尋以公知開封府。訓詞曰。朕哀憫元元。間罹兵禍。思欲濯瘡痍爲寒燠。變呻吟爲謳謠。用以靈承。顧謔天命。庶幾休息。惟京師雜五方之俗。事物大繁。號稱難治。用勞侍從之良。典司尹正之重。以爾氣渾而質厚。中偉而外莊。篤望可以鎮浮。長才足以

周變優游兩禁。譽處益隆。是用膺青社。賜履之邦。莅三輔。浩穰之寄。惟爾迺者。從朕兵間。訐謨密勿。固知予德意志慮所向矣。往宜爾術。底於輯寧。益昭爾庸。用符僉屬。公拜命。卽日就道。以七月乙巳到京城。京城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時敵留屯河上。距京城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朝夕相聞。京畿千里之民。與京東西連亘數千里。咸懷悚慄。公到。首發爲敵之淵藪者數人。誅之。又令都市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豪強退縮。盜賊屏竄。人皆靡然悅服。曰。今有宗公。我不危矣。公察人情粗安。市肆商賈。稍稍如舊。上疏乞回鑾。疏見前時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有維揚金陵一議。公復上疏。疏見前一日。敵有八人。以使楚爲名。直至京師。公訝之。是必假此名以覘我虛實。因納議狀。遣范公留守。請收置牢狴。奏取朝廷指揮。范公然之。卽具奏。公復上河北京東路稅鹽劄子。劄見前八月壬戌。以公兼京師副留守。會范訥罷。除公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訓辭曰。汴居鄭滑曹許之間。其地平衍。無山河百二之固。太平日久。人亦惰驕。散骸不武。一經邊塵。豐然惕息。尤欲得人而綏輯之。具位某。頃守滎陽。一節不撓。艱難險阻。忠力彌劭。身膺簡寄。更試留鑰。曾未閱月。政聲流聞。延登祕殿之華。增重畿封之任。爾其戢奸恤隱。酌寬猛之中。使民畏而愛之。稱朕畀付之意。公具狀辭免。狀見前降詔不允。曰。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制均諸郡。溥循銅虎之規。體重別都。特厚玉麟之寄。矧今京邑。實古大梁。億載之所卜年。列聖於斯御極。肆朕纂承之始。暫爲巡狩之行。倚貴臣而居留。仍兼官於尹正。庶幾彈壓。克用枚事。卿堅強敢爲。慷慨自信。威足以禁暴。明足以督奸。善良恃以帖安。豪猾爲之戢息。茲陸華於祕殿。俾增

重於中都。何必謙撝。形於奏牘。往膺褒顯。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上表謝。表

別館優加待遇。公上疏。疏見再奉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寬朕顧憂。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

心。朕之待卿盡矣。卿宜體此。公奉詔。即出八人縱之上。表謝。表見丙寅。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表見時議

者多。以公拘囚金人爲非。獨尙書左丞許景衡。知公最深。上疏辨之曰。臣竊聞讒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

失事。未知是否。如何。宗澤之爲人。及其爲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拘留金國

使人。此誠宗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審國家事體耳。不知別有何等罪犯也。

然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

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每以爲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

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宗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

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若較其末節小疵。便以爲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

愚。竊以爲過矣。況宗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尤多。今尹天府。其績効又章章如

此。則其所爲。終始亦可觀矣。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

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宗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宗澤者乎。若

有其人。則除受交割。尙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宗澤未宜遽然更易

也。人才難得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爲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爲宗

廟社稷。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侮治民之功。天下幸甚。八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論列章疏。劄下炤會。右劄送京城留守宗延康。公拜命上表稱謝。表九月。真定

懷衛間。敵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敵亦大治兵為攻拔計。公欲時暫過河。措置事宜。乙未。上劄子。劄

前庚子。公回自河北。具因依奏聞。奏辛丑。准省劄。劄見九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宗澤其功罪尤甚

之人。申取朝廷指揮。右劄送東京留守宗延康。准此。繼拜詔將諭曰。昔趙廣漢之尹京兆。民稱頌不容口。

以為自漢興治三輔者。皆莫能及。朕念京師兵火之後。遴選撫綏彈壓之才。以卿帥府舊僚。從班耆宿。擢

居尹正之任。肅然政令之行。摧折豪強。發摘奸伏。剛果不撓。盜賊屏跡。夷考前躅。能以嚴治。威克允濟。亦

莫如卿。比陞祕殿之隆名。仍專留司之重寄。視古無媿。乃績可嘉。載惟王畿千里之封。實為諸夏本根之

地。都邑閭閻之衆。既遂謐寧。旬服田畝之間。益當安輯。以至練防衛之兵。謹城守之備。經營財用。預思可

繼之圖。拯濟艱虞。務存善後之策。諒卿體國之志。必通時事之宜。嗣有寵休。靡忘褒贊。故茲昭示。想宜知

悉。上表謝。表見前。公感上知遇。益自奮勵。京城四壁。各置統領守禦使臣。每壁立界。至以所招義兵分隸之。

隨處置教場。為閱習訓練之地。造決勝戰車。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隨大小駐兵數萬。別選

有謀略勇敢之士四人。充四壁提領。公往來親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創連珠寨。結連河東河北

山水寨。忠義民兵。及陝西京東西路諸路人馬。咸願聽公節制。開五丈河。以通南北商旅。京畿十六縣內

兩縣。順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護四里有奇。各令開濠。深廣丈餘。於南岸埋鹿角。內又圍結班直諸

班人兵外則隨寨軍兵百姓丁壯等以備緩急之舉各有條序乙巳上表表見前奏入不報再上疏疏見前不報再上疏疏見前不報再上疏疏見前詔命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公復上疏疏見前公防秋守禦悉備宮室宗廟省府臺部並見營葺規模宏麗不減全盛時以東門乃回鑾迎奉之地首加增修所分領人馬及閱習戰車招集人兵足以禦敵十月戊午復上疏疏見前公前後申明多降特旨事由三省樞密院則沮抑之至是公條具五事疏見前聞有詔車駕還闕公上表表見前繼拜詔將還闕公喜甚再上表表見前公自留鎗甫半載威譽四馳遠近歸心招致賊衆如王再興兵五萬李貴兵幾二萬人往來淮上王善兵號七十萬騎護萬乘寇濮州楊進自號沒角牛兵三十餘萬并王大郎等諸頭項人馬百餘萬衆所至侵掠公徧遣人諭以禍福招來之羣盜素知公悉聽命相繼至進尤所敬慕願効死軍聲甚振公諭曰軍中老弱婦女久被驅鹵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放幾萬人善寇濮州直欲來據京城公單騎往造其巢一見執其手仰天號泣曰朝廷當危難時無一人出爲時用使當時有如公輩豈復有今日患善感泣曰敢不効力諸將謂公此行不返及歸迎於郊公曰事畢矣善有帶甲解甲之請幕下未有處公據案命筆書從便二字越三日來降止以五百甲騎隨餘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斬善乃下馬趨入拜於庭公繼以禮接之曰軍禮不得不如此乃延之飲許以節使臨行請公到寨撫諸軍將有請勿行者公獨信之篤入其寨第賞有差時岳飛偶犯有司欲正典刑公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留軍前適羽報敵犯汜水遣飛爲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公語曰吾釋汝罪今當爲我立功且戒無輕鬪飛稟命即

行。凱還。補爲統領。後遷總制。自是軍聲大振。公誅勦強梗。撫民居。經制財用。各有條緒。凡兩河京東西州郡。文移往來。求軍需者。則撤在京所有。隨多寡應之。欲其同心濟難。不以彼此爲間。時行在所遣中使傳宣撫問。上表謝。表見前繼聞車駕南幸。公復奏疏。疏見前批答曰。朕惟上都據四方之中。開基歷十世之久。祖宗創業。置諸奠枕之安。城社奔流。勢若建瓴之順。茲請特巡之制。姑爲近甸之行。思宏濟乎艱難。致殫勞於櫛沐。每念本根之重。嘗思監守之懷。迄綏靖於侯邦。卽趨歸於觀闕。任卿司守。屬在王畿。共傾戴后之誠。來効回鑿之請。瞻言忠藎。良劇嘆嘉。奉公御筆。開京師有稱御前收買珠玉人。紛擾民間。或至強市。卽時立賞。委緝捕人收捉。及出榜告報都人。上表謝。表見前十二月甲子。邊寨駐於大河之北。大會會長。引兵至河上。稍稍南渡。西犯汜水。北侵胙城。敵人雖知公名。不敢輕入。亦時擁衆以擾瀕河州縣。滑州以南沿河諸寨。欲并兵力。戰斷河梁。申乞授師。議者曰。賊鋒未易當。不若堅守自固。公笑曰。去冬城潰。正坐此耳。厥鑒不遠。尙可襲乎。命統制劉衍趨滑。劉遠走鄭。各提兵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分衝突之勢。且戒諸將不得輕動。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過河。毋致臨期誤事。敵聞之。夜斷河梁而遁。所獲甚衆。二年正月壬辰。復自鄭入。直抵白沙鎮。距京三四十里。都人恐甚。敵先堅壁不動。寮屬請開議守禦之策。公方延賓圍棋。笑語如無事時。衆莫敢言。退而分布部伍。撤弔橋。披甲登城。都人愈恐。公始知之。戒諸將曰。何事自爾。張皇命諸軍將士解甲歸寨。曰。劉衍等在外。必能爲我禦敵。選精銳數千以益之。戒曰。宜繞出敵後。設伏路。毋輕出戰。伺其至。則縱兵夾擊。且諭僚屬曰。上元密邇。盍奉舊法以迎之。命榜諸市。張燈五日。暫弛夜禁。

往來軍馬不異平日。敵游騎至城下。疑不敢入。人亦不知所懼。衍與敵遇。大戰敗之。收復延津。胙城。河陰。至滑州。尚有屯兵州之西三十里。衍分兵夜擣之。大捷。悉得其輜重。甫及收燈。五夕。捷書鼎至。衆始知元夕。正王師接戰於版橋之時。公謂僚屬曰。吾知劉衍必勝。百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得豫聞。徒擾擾敗吾事。丁未。公復上疏。疏見前。公再上表。表見前。二月丙辰。敵騎再犯西京。公遣統御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鄭。遇敵大戰。爲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敵。景良以無功南遁。公捕得之。謂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亦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命斬之。管軍閻勅。統制官盧整等。咸爲景良乞貸。責以後効。公姑收繫之。後竟斬首以徇。繼俊民與敵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都巡檢丁進遇。進擒之。生致麾下。初欲持書誘公。公毅然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尙可爲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反爲敵人持書以脅中原。有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官人曰。京城不守。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甸。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而反以兒女語脇我耶。亦命斬之。顧謂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命釋縛。犒以酒肉。縱之。戊午。劉衍領兵凱還。入自鄭門。公勞問士卒。第賞奏功。散犒金帛有差。敵知衍班師。甲子。復入滑。報至。公謂諸將曰。滑當衝要。必爭之地也。有變。則京師不可守。不欲再煩諸將。可爲我守城。當親提兵取之。內儒將張搆。越衆曰。搆當効力。公甚喜。選兵五千付之。特加賞勞。士卒忻然而行。公戒搆曰。若衆寡不敵。毋輕戰。以需援師。公親餞於郊。搆兼程至滑。已已。搆身率將士與敵遇。敵騎十倍於搆。將士請曰。衆寡不敵。宜少避其鋒。以求援兵。搆曰。

退而儉生。何面目見宗公乎。慶戰至暮。殺傷相當。敵爲少卻。援不至。搆爲所害。公聞報。遣統領官王宣。領五千騎援之。且戒之曰。敵惟恃衆。當設奇以取勝。宣以辛未至滑城。與敵大戰於北門。士卒爭奮。敵忽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渡河上。收兵不追。敵果夜渡。及半。以千人進擊之。斬首數百級。殺傷甚衆。報至。公卽令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攜喪還京。公爲服緦麻。哭於佛寺。出俸飯僧。哀慟感人。復詣其家。優厚撫恤。至死事之家。遣官問勞。出錢帛給之。人咸曰。死亦榮矣。條奏功績。且乞攜卹典甚厚。上嘉納之。壬申。有詔以諸處人馬。雖假勤王之名。實爲聚寇之患。詔佚丁丑。詔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訓詞曰。先京師而後諸夏。布政有倫。得猛士以守四方。用人爲重。迺睿帝王之宅。數驚塞北之塵。御名首簡循良。俾司浩穰。迄臻綏靖。宜有褒嘉。具位澤材。稟沉雄。器涵渾厚。仕宦至晚而鼎貴。功業遇事而遂彰。肆朕省方。俾爾留鑰。蕭何鎮守。克寬西顧之憂。畢公保釐。終底東郊之治。載疇偉績。特峻徽章。陞祕殿之華資。進文階之一等。并昭異數。庸奏膚功。瞻望國門。未泯蔥蔥之佳氣。巡行淮甸。豈能鬱鬱而久居。惟旣乃心。以固吾圉。公辭免。批答曰。無德不報。實賞典之所先。有功見知。迺衆情之共悅。矧玉麟之重寄。屬荷囊之名臣。於義當褒。欲辭焉可。卿慷慨而有。大志鎮靜而好遠謀。縱橫康世之圖。談笑適時之略。肆朕省方於淮甸。倚卿居守於汲郡。更歷春冬。帖安京輔。屹若長城之固。晏然奠枕之寧。雖蕭何之撫關中。寇恂之守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特陞祕閣之峻資。仍進文階之崇秩。并昭異數。丕表茂功。何必封章。以避休命。深嘉冲節。難徇雅懷。宜亟欽承。庸昭眷遇。公上表謝。表見前壬午。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表見前三月乙酉。公復上疏。疏見前不報。有王策

者。本契丹酋豪。善用兵。有籌略。敵委任甚專。嘗從千餘騎。往來河上。措置邊事。公密令統制官王師正擒之。生致麾下。公釋縛解衣。坐之堂上。與之飲食。從容與語。曰。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汝何不悟。義當協謀。以刷社稷之恥。他日復修舊好。我亦何忍殺汝。策感泣。曰。策至庭下。自意必死。今蒙再生之恩。且聞公之意。使策曉悟。敢不盡死節以報。已而使就館舍。待之如禮。公時呼與語。因問虛實。盡得其謀。公大舉之計。遂決。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之心。樂相歸附。當思我宋二百年涵養之恩。今二聖遠在沙漠。君父巡幸未返。能同心協謀。剿滅狂類。期還二聖以立大功乎。當立請回鑾。與諸君親行。主上雖封侯建節。肯以充賞。言訖泣下。諸將亦掩泣。同聲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京師。幾二百萬人。所齎糧可給半載。亦嘗密遣人直抵兩河探伺。聞所陷州縣。每處不過數百人。餘皆脅從。令衣塞服。此輩日望王師來。某等願即日渡河。以盡死節。公慰撫之。且曰。進取老少。可於逐寨邊處。踏逐未復業田畝。權借耕植。各有自齎牛具種糧。無者官給。人皆樂從。京城內外。所屯兵百八十萬人。兵革之盛。前此未有。敵人數不利。至是畏威。所屯兵悉退去。中外帖然。己亥。公復上疏。疏見前壬寅。詔賜湯藥。及傳宣撫問。上表謝。表見前乙巳。再上表。表見前四月甲寅。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世興兄弟。以兵三千來歸。人以爲疑。公曰。世隆本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翊日拜於庭。公面語之曰。前日殺守臣者誰。世隆曰。事非得已。衆以無糧。欲殺斯人。以止亂耳。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顧左右拽出斬之。衆兵露刃立庭下。世興佩刀侍側。左右莫不寒心。世隆既執。公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固應無憾。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

恥矣。世與叩頭請罪曰：公之號令如此，水火畢入，會滑州報敵騎有屯城下者，公謂世與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與忻然受命，出告諸部曲曰：吾兄擅殺守臣，已正典刑，吾屬元帥釋而不問，使我輩共取滑州，以贖前過，衆亦鼓舞請行。公遣以金襴戰袍銀鎗等物，部屬之賜有差，世與辭以出，以戊午日至滑，掩敵不備，獲級數百，得州以歸。公厚賜之，丁進故巨寇，有嘯聚數十萬衆，其初降也，人情鼎沸，謂其非真，管軍閻勅等以甲士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公慰勞撫存，甚至呼進首領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進等感甚，翼日請公詣寨，公許之不疑，進等益懷感畏，後進黨有陰結以亂京師者，進自簡殺之，有相率逃遁者，自追治之，馬臯者，進之次也，每命出戰必先登，一日，自陣中傷，還見公，方問勞撫存之，而羽報又急，公曰：誰可代汝行者？臯曰：非臯不可，乃裹瘡而前，數日後捷到，仍擒一酋長而歸，由公平日賞罰明，號令信，開心見誠，故人樂爲用命也。趙海亦賊之雄者，屯板橋於路，設橋以阻行者，閻勅芻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閻太尉耶，悉櫛之，覘者以聞，公呼海，海以甲士五百人從，公方迎客，遽語之曰：殺芻者誰？海辭曰：無之，出報牒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奈甲士何？姑徐之，公笑曰：諸公怯耶？治海者某，諸公何預？論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已械送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股慄，楊進者，舊屯駐城南，王大郎者，衆亦千餘，皆山東游手，先楊進來降，屯於城北，二人平日氣不相下，一旦各領千餘衆，相拒於天津橋，京城人頗恐，有告公，命筆以片紙批令二魁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慙沮而退，公當危疑處之裕如此，己未，公復上表，表見前當是時，契丹九州人

日有歸中國者。曰：公之威名，外疆敬服。每有擒獲來者，公遣契丹漢兒引邊坐側，推誠與語曰：契丹與大宋修盟好舊矣。今女真小國，既滅天祚，又侵凌中國。契丹臣民宜與我共奮忠義，殺滅仇方，以刷君父之恥。吾心卽汝心也。我不忍殺汝，卽釋之，仍給資糧使去。及令持公據爲照曰：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兄弟之國。頃緣權臣奸議，遂結金人，壞亂耶律天祚之後。今將欲發大兵過河，盡行剿除。又敵倉卒之際，不暇辨理，枉有殺戮。已約大軍期，應契丹漢兒，特給公據，仰各收執，以爲信驗。又各令持數百本歸散國人，後有自燕來者，云契丹漢兒皆願得公據，以俟王師。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曰：訪聞邊寨中，多是我國積善良民，偶失備禦，被驅鹵，髡頭絞髮，裝著塞服，侵犯州縣。其赤心忠孝，思念生處父母血屬，但無路自新，實可憐憫。當所遣大兵前去，恐倉卒之間，不暇辨別，枉有殺戮。汝等若不忘生長墳墓鄉井，痛心悔禍，可以相助回戈，掩殺外人，永爲我宋太平赤子，耕養自如。各請炤知。又給公據付被鹵之人曰：訪聞邊寨中，多是我國良民，被鹵入敵，想其本心忠義，實可憐憫。今被遣大兵前去，恐倉卒難以辨別，枉有殺戮。除已出榜曉諭外，今出公據付被鹵之人，收執照會。大軍到日，執呈，免致誤被殺戮。以措置因依具疏奏。疏見前 又奏乞差崔興知西京，專一保護陵寢。太尉閻勗充保護陵寢使。己巳，復上疏。疏見前 公以他日迎取二聖還京，修治隆德宮，惟淵聖皇帝未有莅止之所，改修寶籙宮。丁丑，上疏。疏見前 五月甲申，再上改修寶籙宮之奏。疏見前 未報。己丑，再奏。疏見前 不報。再奏。疏見前 范少尹等到闕，上撫勞之，賜予有差。詔答曰：舜巡四岳，當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之訓。庸如帝王之執範，咸以都邑爲本根。朕遭時多

艱。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憚省方之勞。俟收事之有期。卽旋復之何晚。夙夜軫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爲家。曾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君猶父。得無鬱於瞻思。卿留居千里之畿。拱護九重之闕。合數十百函之奏。傾億千萬衆之心。渴聞鳴蹕之音。虔舉回鑾之請。備觀忠藎。深可歎嘉。公與諸將議。六月起師。及結連諸忠義山水寨人兵。約日進發。再奏。疏見前不報。一時權臣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嘆曰。吾志不克伸矣。積憂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排闥而入。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止以二聖蒙塵之久。憂憤成疾。爾而能爲我殲滅同仇。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墮淚。同聲應曰。敢不盡力。諸將退。公復嘆曰。吾度不起此疾。古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公薨。實七月十二日也。是日風雨晦冥。公臨啓手足。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先乞休。訓詞曰。忠於許國。尤資剴劇之才。老矣告勞。宜遂歸休之志。眷言哲人。爰錫綸章。宗澤器識恢宏。性資方正。事達古今之要。才兼文武之全。逮予纂圖。俾守留鑰。恩威竝施。夙夜惟勤。生靈賴芘。以保釐。寇盜望風而披靡。方資謀畫。遽以疾聞。力賁忱辭。懇求謝事。念宣力之勤瘁。宜錫命以褒嘉。歲五百而生賢。克濟艱難之業。禮七十而致仕。益高知止之風。乃命進階以昭貴老。尙期勿藥。以介壽康。可。特命朝散大夫依舊資政殿學士。賜如故。繼上遺表。表見前時已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京城留守。至是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其詞曰。氣勁而謀深。識高而慮遠。懷尊主庇民之志。有愛國忘家之心。逮朕省方。擢司留鑰。言多底績。勇於敢爲。折衝樽俎之間。制敵股掌之上。三軍服其紀律。百姓安於教條。方籍壯猷。以復大業。比觀奏牘。遽爾告終。未究雄圖。但聞遺愛。載用嘆

嘉李廣云亡史有成蹊之喻。羊公已逝。時輿墮淚之思。陛觀殿之華資。進文階之峻秩。特隆異數。併示眷懷。英烈如存。尙克歆享。公尹京未久。而威行恩洽。流亡復業。商賈輻輳。人有長城之賴。公薨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閒去者十五六。識者憂之。相與請於朝。言公之子穎。常居戎幕。得士卒心。願加獎拔。以繼父功。時朝廷已用杜充爲留守。遂以穎直祕閣充留守判官。穎以杜充頗失人心。諸將多不安。稍稍引去。且充酷而無謀。屢爭不從。穎曰。勢所不加。事必危殆。力丐終喪。得請扶護歸京口。與夫人陳氏合葬於京峴山。公爲人端方質直。平居不妄笑語。律己甚嚴。苟悖於禮。雖毫髮不犯。義所當爲。鼎鑊在前。不恤。中閒坐閑屢年。杜門卻掃。賦詩自娛。或清坐終日。啜菽飲水。淡如也。晚年尊顯。祿餼稍厚。而自奉甚薄。所衣不過綈紵。經歲無所更製。親族故舊。窶而無告者。多依公以活。養孤遺幾百人。故家無留儲。其爲文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豐約中度。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左氏。有文集藏於家。後穎乞諡於朝。曰。契勘先臣父澤。知磁州日。主上在潛藩。以使事過郡。父力陳敵情。叵測。因留不行。逮主上開元帥府。父實副之。敵合數國大入。二聖北狩。父上章乞早登寶位。以定民志。至於再三。批答具存。又抗章以生靈俟望。天意有在。懇切推戴。至除京城留守。敵騎屢擁大兵過河。意欲深入。命將出師。特挫敵鋒。遂至遠遁。逾年不敢南向。秉志盡節。勤勞有爲。天下共知。無待縷陳。當是時。重以二聖遠在沙漠。主上巡幸淮甸。日夕憂勤。會集師旅。聲勢大振。自請身先士卒。收復兩河。尅日指期。冀成中興之功。憂鬱成疾。遽先朝露。竊緣父平日。但秉孤忠。上酬知遇。不能阿附權臣。坐此痛遭阻抑。一時褒封。反不逮尋常恩數。伏念父頃司留

鑰而主上駐蹕淮甸。頗獲奠枕。及父棄世之後。敵騎長驅。遽自江淮直至二浙。以此較之。當日爲國屏翰。不爲無功。又念父忝預大元帥府僚屬。遭遇推戴之功。非特生前爲權臣所沮。不得盡其所長。至於身後。亦無恤典。使天下之士無以激勸。欲望特賜敷奏。矜念父勳績。優賜褒贈。以慰忠義之魂。奉聖旨與賜諡。禮部太常寺擬諡忠簡。按諡法曰。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告辭。告見前公一子穎。官終兵部郎中。五孫。嗣益。朝奉郎通判福州。卒於官。次嗣尹。朝奉大夫通判慶州。死於家。次嗣旦。承議郎所乘監司幹官。卒於家。次嗣良。承議郎知汀州。次嗣安。文林郎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曾孫合十八人。長普。迪功郎邵武軍大寧縣尉。卒於家。餘未仕。塔左承議郎知婺州金華。余翺狀。顯謨閣學士曾懋銘公墓云。

宗忠簡集辨譌考異

卷一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無仞所求懇切俟命之至。〔金華文徵〕仞作任。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載白之老。〔金華文徵〕載作戴。與仇方為地者之畫。〔金華文徵〕地作他者作日。

卷三

義烏滿心寺鐘記。攷目錄。義烏滿心寺鐘樓記。多一樓字。

所以者何日將旦。〔金華文徵〕作日之將旦。起戒懼心。〔金華文徵〕懼作愼。據湖山之勝。舊雖有鐘。形度

小瑣。〔金華文徵〕作在湖山之勝。舊有鐘。形度項小。〔接〕懸置挈之。〔金華文徵〕挈作擊。

卷四

與知興仁府曾楸約入援京城書。

錄去藥方。〔金華文徵〕去作示。今賊魯猖獗。〔金華文徵〕魯作虜。既來有為醫與藥者。〔金華文徵〕來作未。劄寨示賊

魯。俾賊魯恣肆。〔金華文徵〕魯字均作虜。

